

三國誌 六

曹丕乘花油甄氏  
蔡文人隔岸祀密語  
玄德而津逢陳綸  
玄德月計取禁城  
司馬徽自薦名士  
定三分隆中決策

郭嘉遺計定遠東  
劉皇叔誰馬過檀溪  
車福新野遇英主  
徐庶走馬薦諸葛  
劉玄德三顧草廬  
戰長江孫氏報讐

共二十一

21  
2119  
7



四大奇書第一種卷之六

聖嘆外書

第三十三回

曹丕乘亂納甄氏

郭嘉遺計定遼東

茂苑毛宗崗序始氏評

袁尚母劉氏之妬其酷烈也甚矣乃城破之後不能死節而獻甄氏於曹丕以圖苟全又何其無烈性至此乎可見婦之貞者必不妬婦之妬者必不貞呂氏為項羽所得而不死所以有人彘之刑飛燕會事射鳥兒所以多殺皇嗣武曌自聚麀之耻所以弑王后殺蕭妃豈非妬婦之明驗哉  
袁譚不得娶曹操之女曹丕反得娶袁紹之婦是曹操失一壻而得一婦袁紹失一婦而又失一婦也曹操之女未嫁而已寡



猶當悼其死壻袁熙之妻未寡而再嫁母乃負其生夫乎婚可絕壻可易曹操不妨舍譚求後壻壻可續兒不可續劉氏亦將認不爲繼兒乎紹妾毀既死之容熙妻何不毀欲生之面爲紹妻者妬及於既死之夫爲熙母者何不念及於未死之子總只因兄弟之變遂引出夫婦之變母子之變翁壻之變姑媳之變君子讀書至此蓋深有感於骨肉之間矣

沮授不屈審配亦不屈同一不屈也而沮授則一於事袁審配則知有袁尙而不知有袁譚審配不如沮授多矣許攸降操王修亦降操同一降也而許攸則助曹謀袁王修則不忍助曹謀袁王修賢於許攸遠矣是不可以無辨  
殺許攸者曹操也非許褚也許攸數侮曹操操欲殺攸久矣欲自殺之而恐有殺故人故臣之名故特假手於許褚耳昔顛頡

焚僖負羈之家而重耳殺顛頡以徇於軍今許褚殺攸而操曾不之罪故曰非許褚殺之而曹操殺之也曹操資許攸之力以得冀州劉備資法正之力以得西川而法正恃功而橫未聞見殺於關張許攸恃功而驕遂乃見殺於許褚君子以是知劉備之厚而曹操之薄

王修和解二袁之言是真語激語熱語劉表和解二袁之言是假語緩語冷語然則劉表不過自解其不發兵之故而在二袁聽之則當以表之言爲良言也董卓嘗和解袁紹與公孫瓚矣曹操嘗和解劉備與呂布矣讐敵相爭猶可暫時和解况兄弟耶而二袁不能聽悲夫

曹操有時而仁有時而暴免百姓秋租仁矣而使百姓敲冰拽船何其暴也不殺逃民而縱之仁矣又戒令勿爲軍士所獲仍

不禁軍之殺民何其暴也其暴處多是真其仁處多是假蓋曹  
操待冀州之民與其待袁紹無以異耳殺其子奪其婦取其地  
而乃哭其墓然則其哭也真為慈悲乎假為慈悲乎奸雄之奸  
非復常人意量所及

急之則合緩之則爭此郭嘉所以策冀州者也其策遼東亦猶  
是矣曹操進軍攻北而譚與尚相和及其回兵向南而譚與尚  
遂相鬪觀譚之與尚而熙尚之與公孫康豈異此哉但操之於  
譚則兩滅之於熙尚與康則一存而一滅之於冀州則待其亂  
而我滅之於遼東則聽其自滅而更不煩我滅之此則微有不  
同者爾

却說曹丕見二婦人啼哭拔劍欲斬之忽見紅光滿目為甄氏立皇  
后伏筆曹  
操有黃星之應曹丕有青雲紫  
雲之祥正期紅光相映成趣

曰妾乃袁將軍之妻劉氏也丕曰此女何人劉氏曰此次男袁熙之  
妻甄氏也因熙出鎮幽州甄氏不肯遠行故留於此丕拖此女近前  
見披髮垢面不以衫袖拭其面而觀之見甄氏玉肌花貌有傾國之  
色二語包着一篇遂對劉氏曰吾乃曹丞相之子也願保汝家汝勿憂  
慮遂按劍坐於堂上却說曹操統領眾將入冀州城將入城門許攸  
縱馬近前以鞭指城門而呼操曰阿瞞汝不得我安能入此門驕甚  
操大笑奸眾將聞言俱懷不平為後許褚殺操至紹府門下問曰誰  
曾入此門來守將對曰世子在內操喚出責之劉氏出拜曰非世子  
不能保全妾家願獻甄氏為世子執箕箒如婦此時操教喚出甄氏  
拜於前操視之曰真吾兒婦也遂令曹丕納之本謂袁譚得妻却弄  
氏欲娶曹氏之女却弄出曹操既定冀州親往袁氏墓下設祭再拜  
而哭甚哀身假謂眾官曰昔日吾與本初共起兵時本初問吾曰

若事不輯方面何所可據吾問之曰足下意欲若何本初曰吾南據河北阻燕代兼沙漠之衆南向以爭天下庶可以濟乎吾答曰吾任天下之智力以道御之無所不可虎牢關以前之語此言如昨而今本初已喪吾不能不為流涕也衆皆嘆息操以金帛糧米賜紹妻劉氏劉氏受賜不羞愧否乃下令曰河北居民遭兵革之難盡免今年租賦此好心處拾民一面寫表申朝操自領冀州牧一日許褚走馬入東門正迎許攸攸喚褚曰汝等無我安能出入此門乎褚怒曰吾等十生萬死身冒血戰奪得城池汝安敢誇口攸罵曰汝等皆匹夫耳何足道哉褚大怒拔劍殺攸攸之當死不在此時提頭來見曹操說許攸如此無理某殺之矣操曰子遠與吾交故相戲耳何故殺之此奸雄深責許褚令厚葬許攸都是奸雄欺人之處乃令人遍訪冀州賢士冀民曰騎都尉崔談字季珪清河東武城人也數曾獻計於袁紹紹不從因此托疾在

家操即召琰為本州別駕從事此奸雄心處因謂曰昨按本州戶籍共計三十萬衆可謂大州琰曰今天下分崩九州幅裂二袁兄弟相爭冀民暴骨原野丞相不急存問風俗救其塗炭而先計校戶籍豈本州士女所望於明公哉曹操方誇其衆多崔琰却惜其匱乏賢士之名洵不虛傳操聞言改容謝之待為上賓操已定冀州使人探冀消息時譚領兵劫掠甘陵安平渤海河間等處聞袁尚敗走中山乃統軍攻之尚無心戰鬪徑奔幽州投袁熙譚盡降其衆欲復圖冀州操使人召之譚不至操大怒馳書絕其婚呂布與袁氏既絕婚而又送女曹操與袁氏既許女而又絕婚前後送遙相對自統大軍征之直抵平原譚聞操自統大軍來遣人求救與劉表表請立德商議立德曰今操已破冀州兵勢正盛袁氏弟兄不久必為操擒救之無益况操常有窺荆襄之意我只養兵自守未可妄動表曰然則何以謝之立德曰可作書與袁氏兄弟以和解為名婉詞謝之正敘譚操相攻忽夾敘備

表共議文勢至表然其言先遣人以書遺譚書略曰

君子違難不適讐國日前聞君屈膝降曹則是忘先人之讐棄手

足之誼而遺同盟之耻矣若冀州不弟當降心相從待事定之後

使天下平其曲直不亦高義耶先責其降操後勸其睦尚

又與袁尚書曰

青州天性峭急迷於曲直君當先除曹操以卒先公之恨事定之

後乃計曲直不亦善乎若迷而不返則是韓盧東郭自困於前而

遺田父之獲也先言睦譚之利後言攻譚之害。本為袁譚求救而書並致袁尚可見善和事人不止期一過也

譚得表書知表無發兵之意又自料不能敵操遂棄平原走保南皮

曹操追至南皮時天氣寒肅河道盡凍糧船不能行動操令本處百

姓敲冰洩船百姓聞令而逃操大怒欲捕斬之露出奸雄本相百姓聞得乃

親往營中投首操曰若不殺汝等則吾號令不行若殺汝等吾又不

忍汝等快往山中藏避休被我軍士擒獲已則放之而復使軍士獲

我也奸雄之極百姓皆垂淚而去袁譚引兵出城與曹軍相敵兩陣對圖操

出馬以鞭指譚而罵曰吾厚待汝汝何生異心譚曰汝犯吾境界奪

吾城池賴吾妻子照應前言文法趣甚反說我有異心操大怒使徐晃出馬譚

使彭安接戰兩馬相交不數合晃斬彭安於馬下譚軍敗走退入南

皮操遣軍四面圍住譚着慌使辛評見操約降此時何不仍與袁尚相和求救於袁尚耶

操曰袁譚小子反覆無常吾難准信汝弟辛毗吾已重用汝亦留此

可也評曰丞相差矣某聞主貴臣榮主憂臣辱某久事袁氏豈可背

之袁譚不與弟合是為私操知其不可留乃遣回評回見譚言操不

准投降譚叱曰汝弟見事曹操汝懷二心耶評聞言氣滿填胸昏絕

於地譚令扶起須臾而死辛評之死勝譚亦悔之郭圖進曰來日盡

驅百姓當先以軍繼其後必與曹操決一死戰不惜百姓者譚從其能保土地乎

能保土地乎譚從其

言當夜盡驅南皮百姓皆執刀鎗聽令次日平明大開四門軍在後  
驅百姓在前喊聲大舉一齊擁出直抵曹寨兩軍混戰自辰至午勝  
負未分殺人遍地操見未獲全勝棄馬上山親自擊鼓將士見之奮  
力向前譚軍大敗百姓被殺者無數此時北方百曹洪奮威突陣正  
迎袁譚舉刀亂砍譚竟被曹洪殺於陣中殺袁譚者乃是曹操之弟  
兄弟即曹洪殺袁譚郭圖見陣大亂急馳入城中樂進望見拈弓  
是叔翁殺姪婿矣一笑郭圖見陣大亂急馳入城中樂進望見拈弓  
搭箭射下城壕人馬俱死郭圖驅民為操引兵入南皮安撫百姓忽  
有一彪軍來到乃袁熙部將焦觸張南也操自引軍迎之二將倒戈  
卸甲特來投降操封為列侯又黑山賊張燕引軍十萬來降操封為  
平北將軍下令將袁譚首級號令敢有哭者斬頭挂北門外一人布  
冠衰衣哭於頭下左右拏來見操操問之乃青州別駕王修也王修  
譚之首極似樂因諫袁譚被逐應前令知譚死故來哭之操曰汝知吾  
布哭彭越之頭

令否修曰知之操曰汝不怕死耶修曰我生受其辟命亡而不哭非  
義也畏死忘義何以立世乎若得收葬譚屍受戮無恨諸從血性中  
以作操曰河北義士何其如此之多也可惜袁氏不能用若能則  
吾安敢正眼覷此地哉連前沮受審配幸遂命收葬譚屍禮修為上  
賓以為司金中郎將因問之曰今袁尚已投袁熙取之當用何策修  
不答好王操曰忠臣也明於兄弟之義者問郭嘉嘉曰可使袁氏降  
將焦觸張南等自攻之操用其言隨差焦觸張南呂曠呂翔馬延張  
顛各引本部兵分三路進攻幽州數人皆袁氏舊將一面使李典樂  
進會合張燕打并州攻高幹前正策與尚今且說袁尚袁熙知曹兵  
將至料難迎敵乃棄城引兵星夜奔遼西投烏桓去了幽州刺史烏  
桓獨聚幽州眾官歎血為盟共議皆袁向曹之事烏桓獨先言曰吾  
知曹丞相當世英雄今往投降有不遵令者斬依次歎血循至別駕

韓珩珩乃擲劍於地大呼曰吾受袁公父子厚恩今主敗亡智不能  
救勇不能死於義缺矣若北面而降曹吾不為也韓珩自來皆失色  
烏桓觸曰天與大事當立大義事之濟否不待一人韓珩既有志如  
此聽其自便推珩而出烏桓下殺韓珩烏桓觸乃出城迎接三路軍馬  
徑來降操大喜加為鎮北將軍忽探馬來報樂進李典張燕攻打  
并州高幹守住壺關口不能下甚節操自勒兵前往三將接着說幹  
拒關難擊操集眾將共議破幹之計荀攸曰若破幹須用詐降計方  
可操然之喚降將呂曠呂翔附耳低言如此如此方敘韓珩不降接  
韓珩呂曠等引軍數十直抵關下叫曰吾等原係袁氏舊將不得已  
而降曹曹操為人詭譎薄待吾等吾今還扶舊主可疾開關相納高  
幹未信只教二將自上關說話二將卸甲棄馬而入謂幹曰曹軍新  
到可乘其軍心未定今夜劫寨某等願當先幹喜從其言二呂舍尚

舍譚而降曹今復舍操而降幹即使真降亦是是夜教二呂當先引萬  
餘軍前去將至曹寨背後喊聲大震伏兵四起高幹知是中計急回  
壺關城樂進李典已奪了關敘事又高幹奪路走脫往投單于操領  
兵拒住關口使人追襲高幹幹到單于界正迎北番左賢王幹下馬  
拜伏於地言曹操吞併疆土今欲犯王子地面萬乞救援同力克復  
以保北方左賢王曰吾與曹操無讐豈有侵我土地汝欲使我結怨  
於曹氏耶叱退高幹後有公孫康不敢納二袁此先幹尋思無路只  
得投劉表行至上潞被都尉王琰所殺將頭解送曹後有公孫康  
此先有王琰送操封王琰為列侯并州既定次取幽州今又定并州  
四州於操商議西擊烏桓曹洪曰但袁熙袁尚兵敗將亡勢窮力盡  
遠投沙漠我今引兵西擊倘劉備劉表乘虛襲許都我救應不及為  
禍不淺矣請回師勿進為上此言二袁投烏桓不足患郭嘉曰諸公



所言錯矣主公雖威震天下沙漠之人恃其邊遠必不設備乘其無  
備卒然擊之必可破也先說烏桓可擊且袁紹與烏桓有恩而尚與熙兄弟  
猶存不可不除次說烏桓不可擊劉表坐談之客耳先言劉表不足慮自知才不足  
以御劉備重任之則恐不能制輕任之則備不為用雖虛國遠征公  
無憂也次言到備可慮操曰奉孝之言極是遂率大小三軍車數千輛  
望前進發但見黃沙漠漠狂風四起道路崎嶇人馬難行四語抵得上  
行操有回軍之心問於郭嘉嘉此時不伏水土卧病車上操泣曰因  
我欲平沙漠使公遠涉艱辛以至染病吾心何安嘉曰某感丞相大  
恩雖死不能報萬一操曰吾見北地崎嶇意欲回軍若何嘉曰兵貴  
神速今千里襲人輜重多而難以趨利不如輕兵兼道以出掩其不  
備但須得識徑路者為引導耳病人能作如此壯健語母怪今之遂  
留郭嘉於易州養病求鄉導官以引路人薦袁紹舊將田疇深知此

境操召而問之疇曰此道秋夏間有水淺不通車馬深不載舟揖最  
難行動不如回軍從盧龍口越白檀之險出空虛之地前近柳城掩  
其不備地勢如可一戰而擒也在指掌操從其言封田疇為靖北將軍  
作鄉導官為前驅張遼為次操自押後倍道輕騎而進田疇引張遼  
前至白狼山正遇袁熙袁尚會合會合冒頓等數萬騎前來張遼飛報曹  
操操自勒馬登高望之見冒頓兵無隊伍參差不整操謂張遼曰敵  
兵不整便可擊之乃以麾授遼遼引許褚于禁徐晃分四路下山奮  
力急攻冒頓大亂遼拍馬斬冒頓於馬下餘眾皆降袁熙袁尚引數  
千騎投遼東去了操收兵入柳城封田疇為柳亭侯以守柳城疇涕  
泣曰某負義逃竄之人也蒙厚恩全活為幸多矣豈可賣盧龍之寨  
以邀賞祿哉死不敢受侯爵疇為操設謀雖不及王修之不答操  
義之乃拜疇為議郎操撫慰單于人等收得駿馬萬匹即日回兵時

天氣寒且旱二百里無水軍又乏糧殺馬為食鑿池三四丈方得  
水之也回想決漳河通白溝之時何水之多而今何水操回至易州重賞  
先會諫者因謂眾將曰孤前者乘危遠征僥倖成功雖得勝天所佑  
也不可以為法諸君之諫乃萬安之計是以相賞後勿難言與袁紹  
豐真霄操到易州時郭嘉已死數日停柩在公廨操往祭之大哭曰  
奉孝死乃天喪吾也回顧眾官曰諸君年齒皆孤等輩惟奉孝最少  
吾欲托以後事不期中年夭折使吾心腸崩裂矣前哭袁紹是假哭  
嘉之左右將嘉臨死所封之書呈上曰郭公臨亡親筆書此囑曰丞  
相若從書中所言遠東事定矣先微露一句操折書視之點頭嗟嘆  
諸人皆不知其意此處更不次日夏侯惇引眾人真曰遠東太守公  
孫康久不賓服此處諸將口今袁熙袁尚又往投之必為後患不如  
乘其未動速往征之遠東可得也操笑曰不煩諸公虎威數日之後

公孫康自送一袁之首至矣奇語疑諸將皆不肯信不獨當時諸將  
肯信却說袁熙袁尚引數千騎奔遼東遼東太守公孫康本襄平人  
議此事公孫恭曰袁紹在日常有吞遼東之心今袁熙袁尚兵敗將  
亡無處依棲來此相投是鳩奪鵲巢之意也若容納之後必相圖不  
如賺入城中殺之獻頭與曹公曹公必重待我所言亦大是然使公  
又不足康曰只怕曹操引兵下遼東又不如納二袁使為我助有此  
方見郭嘉遺恭曰可使人探聽如曹兵來攻則留二袁如其不動則  
殺二袁送與曹公皆在郭康從之使人去探消息却說袁熙袁尚至  
遼東二袁密議曰遼東軍數萬騎足可與曹操爭衡今暫投之後當  
殺公孫康而奪其地養成氣力而抗中原可復河北也不出公孫  
議已定乃入見公孫康康留於館驛只推有病不即相見不一日細

作回報曹操兵屯易州並無下遼東之意公孫康大喜乃先伏刀斧  
手於壁衣中使二袁入皆在郭相見禮畢命坐時天氣嚴寒尚見床  
榻上無裊褥謂康曰願鋪坐席康瞋目言曰汝二人之頭將行萬里  
何席之有寫得突兀驚人尚大驚康叱曰左右何不下手刀斧手擁出就坐  
席上砍下二人之頭用木匣盛貯使人送到易州來見曹操皆在郭  
時操在易州按兵不動夏侯惇張遼入稟曰如不下遼東可回許都  
恐劉表生心操曰待二袁首級至即便回兵便不說明緣故正不  
皆暗笑忽報遼東公孫康遣人送袁熙袁尚首級至眾皆大驚使者  
呈上書信操大笑曰不出奉孝之料重賞來使封公孫康為襄平侯  
左將軍眾官問曰何為不出奉孝之所料操遂出郭嘉書以示之路  
隱隱躍躍至此方出書略曰  
今聞袁熙袁尚往投遼東明公切不可加兵公孫康久畏袁氏吞

併二袁往投必疑若以兵擊之必併力迎敵急不可下若緩之公  
孫康袁氏必自相圖其勢然也郭嘉遺書在眾眼中看出妙  
眾皆踴躍稱善操引眾官復設祭於郭嘉靈前亡年三十八歲從征  
伐十有一年多立奇勳此處又補郭嘉行狀後人有詩讚曰  
天生郭奉孝 豪傑冠羣英 腹內藏經史 胸中隱甲兵  
運謀如范蠡 決策似陳平 可惜身先死 中原樑棟傾  
操領兵還冀州使人先扶郭嘉靈柩於許都安葬程昱等請曰北方  
既定今還許都可早建下江南之策操笑曰吾有此志久矣諸君所  
言正合吾意早為後文赤壁塵兵伐線是夜宿於冀州城東角樓上凭欄仰望天  
文將救地下星文關第絕妙時荀攸在側操指曰南方旺風依然恐未可  
圖也又為後文赤壁兵敗伏線攸曰以丞相天威何所不服正看聞忽見一道金  
光從地而起攸曰此必有寶於地下操下樓令人隨光掘之正是

星文方向南中指

金寶旋從此地生

不知所得何物且聽下文分解

第三十四回

蔡夫人隔屏聽密語

劉皇叔躍馬過檀溪

管仲之有三歸或云是臺或云是女以今度之意者管仲喜得  
三得之女而卽以此名其臺未可知也然則是臺亦是女非有  
兩三歸也若銅雀之二橋則不然曹植所欲建者玉龍金鳳所  
接之二橋曹操所欲得者所孫策周瑜所娶之二喬橋之與喬  
則有辨矣

此卷以雀始以馬終有曹操得雀却遠引舜母夢雀有舜母夢  
雀却便有禪母夢斗又因銅雀化出金鳳又因金鳳生出玉龍  
前有鳳與龍後有鶴與馬將有的盧之躍先有白鶴之鳴至於  
張武喪馬趙雲奪馬劉備送馬劉表還馬蒯越相馬伊籍諫馬  
種種波瀾無不層折入妙此文中佳境

前卷百忙中忽敘曹丕生時之異此卷百忙中忽敘劉禪生時  
之祥皆為後日稱帝張本也然敘曹丕於入冀州之時是追敘  
已往此敘劉禪於屯新野之日是現敘目前又是一樣筆叙法  
袁紹曠後妻劉表亦曠後妻袁紹愛幼子劉表亦愛幼子袁紹  
優柔不斷劉表亦優柔不斷二人性情何其相似至於如此之  
甚也一則以家世自矜大而無當一則以虛名自愛文而無用  
雖胄美三公名高八俊亦何益哉然劉表亦不過於袁紹者紹  
以逢紀之譖而殺田豐表不以蔡瑁之譖而殺立德畢竟聲望  
中人猶較勝於閹閹中人

曹操攻冀州之時備不勸表襲許都至操擊烏桓之時備乃勸表襲許都其故何也從冀州回救許都也近則不可襲從烏桓回救許都也遠遠則可襲勢不同也且有不救袁譚以示怯於前操必輕表而不設備乘其不備而襲之此所謂始如處女後若脫兔真兵家之妙筭也劉表不用備言失此機會可勝嘆哉

蔡夫人從屏風後竊聽大是怕人立德襄陽赴會幾乎喪命皆此一聽所致不獨景升害怕立德亦當害怕不獨立德害怕即讀者至此亦為之寒心咋舌也今日懼內之家多有此風凡賓客至堂中敘話者切宜仔細不可妄言恐驚動屏風後竊聽之人不是要處天下怕老婆之人未有不緣於愛老婆者也愛極生怕怕則不

敢愛則不忍不忍與不敢之心合而於是妻之旨不可違妻之鋒不可犯而妻黨之權遂牢固而不可破矣雖然今天下豈少劉景升哉笑景升者復為景升吾正恐景升笑人耳光武過滹沱之馬安行水上昭烈過檀溪之馬幾陷水中李世民過澗之馬却有三跳劉立德過溪之馬只是一躍金太祖混同江之馬按轡而行劉先主檀溪之馬超越而過宋高宗渡江之馬死馬當活馬騎漢昭烈過溪之馬劣馬作神馬用讀書至此真千古詩觀

范增欲殺沛公而項羽不忍蔡瑁欲殺立德而劉表不忍然鴻門之宴項羽在故范增不能為政襄陽之宴劉表不在則蔡瑁為政由此言之襄陽一會其更險於鴻門哉

却說曹操於金光處掘出一銅雀問荀攸曰此何兆也攸曰昔舜母

後曹丕欲學舜之禪堯於此先伏一筆

夢玉雀入宮而生舜今得銅雀亦吉祥之兆也

操大喜遂命作高臺以慶之乃即日破土斷木燒瓦磨磚築銅雀臺

於漳河之上約計一年而工畢大兵之後又興大少子曹植進曰若

建層臺必立三座中間高者名爲銅雀左邊一座名爲玉龍右邊一

座名爲金鳳又生出玉龍金鳳以配更作兩條飛橋橫空而上乃爲

壯觀此所云二橋乃操曰吾兒所言甚善他日臺成足可娛吾老矣

臨後大宴銅雀臺及原來曹操有五子惟植性敏慧善文章步成七

留曹植與曹不在鄴郡造臺使張燕守北寨操將所得袁紹之兵共

五六十萬班師回許都大封功臣又表贈郭嘉爲貞侯養其子奕於

府中以上了却北方事復聚眾謀士商議欲南征劉表荀彧曰大軍

方北征而回未可復動且待半年養精蓄銳劉表孫權可一鼓而下

也帶說孫權早操從之遂分兵屯田以候調用却說玄德自到荆州

劉表待之甚厚一日正相聚飲酒忽報降將張武陳孫在江夏擄掠

人民共謀造反表驚曰二賊又反爲禍不小玄德曰不須兄長憂慮

備親往討之表大喜即點二萬軍與玄德前去玄德領命即行不一

日來到江夏張武陳孫引兵來迎玄德與關張趙雲出馬在旗門下

望見張武所騎之馬極其雄駿玄德曰此必千里馬也曹操喜得死

馬言未畢趙雲挺鎗而出徑衝彼陣張武縱馬來迎不三合被趙雲

一鎗刺落馬下隨手扯住轡頭牽馬回陣子龍陳孫見了隨趕來奪

張飛大喝一聲挺矛直出將陳孫刺死衆皆潰散玄德招安餘黨平

復江夏諸縣班師而回此段專爲得馬而敘爲檀溪張本此番爲

如此雄才荆州有倚賴也但憂南越不時來寇張魯孫權皆足慮也

但慮南越張魯孫權而獨不慮及曹操可謂知近不知遠矣立德曰弟有三將足可委用使張飛  
巡南越之境雲長拒固子城以鎮張魯趙雲拒三江以當孫權何足  
慮哉立德所慮只在曹操耳表喜欲從其言蔡瑁告其姊蔡夫人曰不告其姊  
其姊之為姊亦可知而姊劉備遣三將居外而自居荆州久必為患蔡  
夫人乃夜對劉表曰夜對妙語我聞荆州人多與劉備往來不可不  
防之今容其住居城中無益不如遣使他往表曰立德仁人也蔡氏  
曰只恐他人不似汝心呼夫曰汝夫如此表沉吟不答此時不即遣立德  
殺處是文次日出城見立德所乘之馬極駿問之知是張武之馬表  
稱讚不已立德遂將此馬送與劉表劉備讚馬趙雲妻趙雲來劉表  
大喜騎回城中蒯越見而問之表曰此立德所送也越曰昔先兄蒯  
良蒯良之死只在蒯越口中帶出最善相馬越亦頗曉此馬眼下有淚槽額邊生白  
點名為的盧騎則妨主張武為此馬而亡主公不可乘之若云亡張武者是

盧則亡呂布者豈赤鬼馬耶馬不在各也表聽其言次日請立德飲宴因言曰昨承惠良  
馬深感厚意但賢弟不時征進可以用之敬當送還立德起謝表又  
曰賢弟久居此間恐廢武事襄陽屬邑新野縣頗有錢糧弟可引本  
部軍馬於本縣屯扎何如數語已在前沉吟立德領諾次日謝別劉  
表引本部軍馬逕往新野從荆州移屯新野與前從方出城門只見  
一人在馬前長揖曰公所騎馬不可乘也立德視之乃荆州幕賓伊  
籍字機伯山陽人也立德忙下馬問之籍曰昨聞蒯異度對劉荆州  
云此馬名的盧乘則妨主因此還公公豈可復乘之蒯越亦告劉表  
伊籍又述蒯越之相馬以告立德曰深感先生見愛但凡人生死  
有命豈馬所能妨哉劉表便見兩人高下籍服其高見自此常與  
立德往來為後伊籍兩番立德自到新野軍民皆喜政治一新建安  
十二年春甘夫人生劉禪是夜有白鶴一隻飛來縣衙屋上雀從地

天來前後高鳴四十餘聲望西飛去應後劉禪稱帝臨分婉時異香西川四十餘年

滿室甘夫人常夜夢仰吞北斗因而懷胎故乳名阿斗前見黃星此

斗間映射却中忽然敘阿此時曹操正統兵北征立德乃往荆州說

劉表曰今曹操悉兵北征許昌空虛若以荆襄之眾乘間襲之大事

可就也讀前卷曹操北征烏桓之時深怪劉備在表曰吾坐據九州

足矣豈可別圖郭嘉所料立德默然表邀入後堂飲酒酒至半酣表

忽然長嘆立德曰兄長何故發嘆表曰吾有心事未易明言此時不

緣故是劉表緩立德再欲問時蔡夫人出立屏後劉表乃垂頭不語

處是文字曲處立德再欲問時蔡夫人出立屏後劉表乃垂頭不語

寫盡悍婦妨察之嚴闊夫畏忌之狀須臾席散立德自歸新野王

是年冬聞曹操自柳城回立德甚嘆表之不用其言忽一日劉表遣

使至請立德赴荆州相會立德隨使而往劉表接着敘禮畢請入後

堂飲宴因謂立德曰近聞曹操退兵回許都勢日強盛必有吞併荆

襄之心昔日悔不聽賢弟之言失此好機會九州鐵鑄不立德曰今

天下分裂于戈日起機會豈有盡乎若能應之於後未足為恨也往

不可諫來表曰吾弟之言甚當相與對飲酒酣表忽潸然淚下前止

此寫下淚文立德問其故表曰吾有心事前者欲訴與賢弟未得其

便立德曰兄長有何難決之事倘有用弟之處弟雖死不辭表曰前

妻陳氏所生長子琦為人雖賢而柔懦不足立事後妻蔡氏所生少

子琮頗聰明此在劉表口吾欲廢長立幼恐礙於禮法欲立長子爭

奈蔡氏族中皆掌軍務後必生亂因此委決不下前不說明此方說

既愛少子又憐長子既愛長子又立德曰自古廢長立幼取亂之

道若憂蔡氏權重可徐徐削之不可溺愛而立少子也自是表默然

原來蔡夫人素疑立德九遇立德與表敘論必來竊聽前既先寫蔡

後此處所敘是時正在屏風後聞立德此言心甚恨之對劉琦之問

便不突然



直至登樓去梯而後言者玄德自知語失遂起身如廁因見已身

肉復生亦不覺潛然流涕劉表下淚是見女態少頃復入席表見玄

德有淚容怪問之玄德長嘆曰備往常身不離鞍髀肉皆散今久不

騎髀裏肉生日月蹉跎老將至矣而功業不建是以悲耳劉表為家

德為天下發憤表曰吾聞賢弟在許昌與曹操青梅煮酒共論英雄賢弟盡

舉當世名士操皆不許而獨曰天下英雄惟使君與操耳青梅煮酒

處忽于此以曹操之權力猶不敢居吾弟之先何慮功業不建乎玄

德乘酒興失口答曰備若有基本天下碌碌之輩誠不足慮也前

曹操面前假作愚人身分今在表聞言默然玄德自知語失托醉而

起歸館舍安歇前寫玄德默然後寫劉表默然前寫劉表長嘆後寫

醉而起皆故意作此雨雨相對之筆間甚妙甚後人有詩讚玄德曰

曹公屈指從頭數天下英雄獨使君

髀肉復生猶感嘆

爭教寰宇不三分

却說劉表聞玄德語口雖不言心懷不足別了玄德退入內宅蔡夫

人曰適間我於屏後聽得玄德之言甚輕觀人足見其有吞併荆州

之意今若不除必為後患屏後所聞着怒只在前語今敢

搖頭而已活畫蔡氏乃密召蔡瑁入商議此事瑁曰請先就館舍殺

之然後告知主公讀至此為玄蔡氏然其言瑁出便連夜點軍蔡瑁

三更之後方欲就寢忽一人叩門而入視之乃伊籍也來得原來伊

籍探知蔡瑁欲害玄德特夤夜來報此伊籍第一當下伊籍將蔡瑁

之謀報知玄德催促玄德速起身玄德曰未辭景升如何便去籍

曰公若辭必遭蔡瑁之害矣玄德乃謝別伊籍急喚從者一齊上馬

不待天明星夜奔回新野比及蔡瑁領軍到館舍時玄德已去遠矣

第一才子書

瑁悔恨無及乃寫詩一首於壁間想逕入見表曰劉備有反叛之意  
題反詩於壁上不辭而去矣立德諫劉表是幾句真話表不信親詣  
館舍觀之果有詩四句詩曰

數年徒守困 空對舊山川 龍豈池中物 乘雷欲上天龍躍池中 中正應

馬躍溪中假詩之 句已預爲之識矣

劉表見詩大怒拔劍言曰誓殺此無義之徒行數步猛省曰吾與立  
德相處許多時不曾見他作詩此必外人離間之計也遂回步入館

舍用劍尖削去此詩棄劍上馬忽而大怒忽而猛省忽而拔劍忽而

處字曲蔡瑁請曰軍士已點齊可就往新野擒劉備表曰未可造次容

徐圖之既識破假詩不即說明乃作此萌蔡瑁見表持疑不決乃暗

與蔡夫人商議即日大會眾官於襄陽就被處謀之次日瑁稟表曰

近年豐熟谷聚眾官於襄陽以示撫勸之意請主公一行表曰吾近

日氣疾作實不能行可令二子爲主待客瑁曰公子年幼恐失於禮

節表曰可往新野請立德待客請立德赴會不用蔡瑁瑁暗喜正中

其計便差人請立德赴襄陽却說立德奔回新野自知失言取禍未

對眾人言之忽使者至請赴襄陽孫乾曰昨見主公匆匆而回意甚

不樂愚意度之在荊州必有事故今或請赴會不可輕往一個說去立

德方將前項事訴與諸人歸時不說至此方說曲甚雲長曰兄自疑心語失劉荆

州並無嗔責之意外人之言不可輕信襄陽離此不遠若不去則荆

州反生疑矣一個說去立德曰雲長之言是也張飛曰筵無好筵會

無好會不如不去又一個說去趙雲曰某將馬步軍三百人同往可保

主公無事矣兵隨去立德曰如此甚好遂與趙雲即同赴襄陽蔡

瑁出郭迎接意甚謙謹寫蔡瑁隨後劉琦劉琮二子引一班文武官

僚出迎立德見二公子俱在並不疑忌是日請立德於館舍暫歇趙

雲引三百軍圍繞保護雲披甲挂劍行坐不離左右寫趙雲之忠劉琦告

玄德曰父親氣疾作不能行動特請叔父待客撫勸各處守牧之官

玄德曰吾本不敢當此既有兄命不敢不從次日人報九郡四十二

州官員俱已到齊蔡瑁預請蒯越計議曰劉備世之梟雄久留於此

後必為害可就今日除之越曰恐失士民之望瑁曰吾已密領劉荆

州言語在此蔡瑁欺劉表既用假命越曰既如此可預作准備瑁曰東

門峴山大路已使吾弟蔡和引軍把守南門外已使蔡中守把北門

外已使蔡勳守把三蔡伏兵只在蔡瑁只有西門不必守把前有檀

溪阻隔雖有數萬之眾不易過也先說得如此之險方越曰吾見趙

雲行坐不離玄德恐難下手瑁曰吾伏五百兵在城內准備越曰可

使文聘王威二人另設一席於外廳以待武將先請任趙雲然後可

行事與張繡欲謀曹操先使瑁從其言當日殺牛宰馬大張筵席玄

德乘的盧馬至州衙命牽入後園擡繫此處寫馬寫後園極似間衆

官皆至堂中玄德主席二公子兩邊分坐其餘各依次而坐趙雲帶

劍立於玄德之側文聘王威入請趙雲赴席雲推辭不去極寫趙雲

德令趙雲就席雲勉強應命而出蔡瑁在外收拾得鐵桶相似將立

德帶來三百軍都遣歸館舍只待半酣號起下手讀至此又為立酒

至三巡伊籍起把盞至玄德前以目視玄德低聲請曰請更衣玄德

會意即起如廁伊籍把盞畢疾入後園接着玄德附耳報曰蔡瑁設

計害君城外東南北三處皆有軍馬守把惟西門可走公宜速逃此

籍第三番救立德寫立德大驚急解的盧馬開後園門牽出飛身上

馬不顧從者匹馬望西門而走門吏問之玄德不答加鞭而出門吏

當之不住飛報蔡瑁瑁即上馬引五百軍隨後追趕前云伏兵五百

伏却說立德撞出西門行無數里前有大溪攔住去路讀至此又為

第一才子書

汗那檀溪濶數丈水通湘江其波甚緊極言其險愈見玄德到溪邊

見不可渡勒馬再回若此時便寫躍馬則無步遙望城西塵頭大起

追兵將至玄德曰今番死矣遂回馬到溪邊回看之時追兵近矣極

矣險玄德着慌縱馬下溪縱馬下溪是慌極行不數步馬前蹄忽陷

浸濕衣袍不使寫躍馬偏有此一玄德乃加鞭大呼曰的盧的盧今

日妨吾急到沒去處險到沒去處讀者以為必無生言畢那馬忽從

水中湧身而起一躍三丈飛上西岸玄德如從雲霧中起文不險不

不快急絕險絕之際忽翻出奇絕快絕之事可驚可喜後來蘇學士有古風一篇單咏躍馬檀

溪事詩曰

老去花殘春日暮宦遊偶至檀溪路停驂遙望獨徘徊眼前零落

飄紅紫暗想咸陽火德衰龍爭虎鬪交相持襄陽會上王孫飲坐

中玄德身將危逃生獨出西門道背後追兵復將到一川烟水漲

檀溪急叱征騎往前跳馬蹄踏碎青玻璃天風響處金鞭揮耳畔

但聞千騎走波中忽見雙龍飛西蜀獨霸真英主坐上龍駒兩相

遇檀溪溪水自東流龍駒英主今何處臨流三嘆心欲酸斜陽寂

寂照空山三分鼎足渾如夢踪跡空留在世間

玄德躍過溪西顧望東岸蔡瑁已引軍趕到溪邊大叫使君何故逃

席而去本是逃死玄德曰吾與汝無仇何故欲相害瑁曰吾並無此

心使君休聽人言玄德見瑁手將拈弓取箭乃急撥馬望西南而去

寫蔡瑁尚有餘勢瑁謂左右曰是何神助也不特蔡瑁驚即

收軍回城只見西門內趙雲引三百軍趕來前項寫趙雲隨身保護

人矣不謂報信者乃伊籍躍溪者乃的盧趙雲竟未及相助今玄德

已去蔡瑁將歸而趙雲忽然劈面趕來讀者又疑後文趙雲必殺蔡

也正是

躍去龍駒能救主 追來虎將欲誅仇

第一才子書

未知蔡瑁性命如何且聽下回分解  
第三十五回

玄德南漳逢隱淪  
單福新野遇英主

此卷爲玄德訪孔明孔明見玄德作一引子耳將有南陽諸葛  
廬先有南漳水鏡莊以引之將有孔明爲軍師先有單福爲軍  
師以引之不特此也前卷有玉龍金鳳此卷乃有伏龍鳳雛前  
卷有一雀一馬此卷乃有一鳳一龍是前卷又爲此卷作引也  
究竟一鳳一龍未曾明指其爲誰不但水鏡不肯說龍鳳姓名  
卽單福亦不肯自道其真姓名龐統二字在童子口中輕輕逗  
出而玄德却不知此人之卽爲鳳雛元直二字在水鏡夜間輕  
輕逗出而玄德却不知此人之卽爲單福隱隱躍躍如簾內美

人不露全身只露半面令人心神恍惚猜測不定至於諸葛亮  
三字通篇更不一露又如隔牆聞環佩聲并半面亦不得見純  
用虛筆真絕世妙文

趙雲在襄陽城外檀溪水邊接連幾箇轉身不見玄德可謂急  
矣若使翼德處此必殺蔡瑁若使雲長處此縱不殺蔡瑁必要  
拏住蔡瑁要在他身上尋遺我兄安肯將蔡瑁輕輕放過却自  
尋到新野又尋到南漳乎三人忠勇一般而子龍爲人又精細  
而極安頓一人有一人性格各各不同寫來真是好看

前玄德以髀肉復生而悲何其壯也今至南漳道中見牧童吹  
笛而來乃有吾不如也之嘆頓使英雄氣盡蓋馬蹄甚危牛背  
甚穩長鞭甚急短笛甚閒碌碌半生征鞍勞苦豈若散髮林間  
行吟澤畔爲足逍遙而適志耶非但玄德不如卽效死之龐統

盡瘁之孔明皆不如也水鏡先生寧老於南漳而不出有以夫  
立德於波翻浪滾之後忽聞童子吹笛先生鼓琴于電走風馳  
之後忽見石室香清松軒茶熟正在心驚膽戰俄而氣定神閒  
真如過弱水而訪蓬萊脫苦海而遊閻苑恍疑身在神仙境界  
矣至於夜半聽水鏡與元直共語彷彿王積薪聽婦姑奕碁雖  
極分明却費揣度可聞而不可知可聽而不可見尤神妙之至  
水鏡述襄陽童謠曰泥中蟠龍向天飛是以立德比龍也前蔡  
瑁捏造立德反詩曰龍豈池中物亦以立德比龍也蘇子瞻檀  
溪古風一篇有波中忽見雙龍飛之句是又謂真主一龍駿馬  
亦一龍也然人但知如龍之主自有如龍之馬以救之不知如  
龍之主不可無如龍之士以佐之泥中龍池中龍波中龍凡寫  
無數龍字總只爲引起伏龍一人而已

水鏡之薦伏龍鳳雛不肯明指其人是薦而猶未薦也然不便  
說出正深於薦者也何也其人鄭重而言之不甚鄭重則聽者  
不知其爲鄭重矣唯鄭重言之使知其人之重說且不可輕說  
見又不可輕見用又何可輕用耶此三顧之勤所以不敢後而  
百里之任所以不敢辱也

袁紹之信逢紀不知其惡也其殺田豐囚沮授不知其善也若  
劉表既知立德之賢而不能用既知蔡瑁之惡而不能去是好  
賢不如緇衣與不知賢者等惡惡不如巷伯與不知惡者等耳  
元直之辭之也宜哉

觀立德遇元直一段文字何其紆徐而曲折也在水鏡庄上彼  
此各不相見水鏡與元直語並不說出立德明與立德語並不  
不說出元直及立德歸新野元直亦更不造謁直待市上行歌

馬前邂逅然後邀入縣衙讀者至此以為此時方得遇合矣而不知其猶未即合也又借相馬作一波瀾一則將欲事之刁生試之一則將欲用之忽欲拒之這說明相試之故然後彼此歡洽可見人之輕率徑遂者必非妙人文之輕率徑遂者必非妙文今人作稗官每到兩人相合處便急欲其就唯恐其不就如此之紆徐曲折者乎故讀稗官愈思三國一書之妙也

却說蔡瑁方欲回城趙雲引軍趕出城來原來趙雲正飲酒間忽見人馬動急入內觀之席上不見了玄德前伏敘蔡瑁路上見趙雲此方補敘趙雲席上不見玄德妙品雲大驚出投館舍聽得人說蔡瑁引軍望西趕去了雲火急綽鎗上馬引着原帶來三百軍奔出西門正遇見蔡瑁急問曰吾主何在瑁曰使君逃席而去不知何往趙雲是謹細之人不肯造次此時蔡瑁是子龍細處然實讀者所不測即策馬前行遙望大溪別無去路乃復回馬喝

問蔡瑁曰汝請吾王赴宴何故引着軍馬追來瑁曰九郡四十二州縣官僚俱在此吾為上將豈可不防護雲曰汝逼吾王何處去了問一句緊瑁曰聞使君匹馬出西門到此却又不見雲驚疑不定直來溪邊看時只見隔岸一帶水跡寫到隔岸水跡間甚細甚雲暗付曰難道連馬跳過了溪去以為必令三百軍四散觀望並不見踪跡先遙望次近看觀望寫得雲再回馬時蔡瑁已入城去了雲乃拏守門軍士追問皆說劉使君飛馬出西門而去雲再欲入城又恐有埋伏遂急引軍歸新野寫子龍四番盤問兩度到溪却說玄德躍馬過溪似醉如迷想此潤潤一躍而過豈非天意非惟讀者不信即立迤邐望南漳策馬而行日將沉西正行之間見一牧童跨於牛背上口吹短笛而來然別出立德嘆曰吾不如也馬背何如牛背遂立馬觀之牧童亦停牛罷笛熟視玄德曰將軍莫非破黃巾劉玄德否奇絕玄德驚問曰

汝乃村僻小童何以知吾姓字馬背上人不識牛背上人牧童曰

我本不知因常侍師父有客到日多會說有一劉立德身長七尺五

寸垂手過膝目能自顧其耳乃當世之英雄今觀將軍如此模樣想

必是也借牧童口中立德曰汝師何人也牧童曰吾師覆姓司馬名

徽字德操潁州人也道號水鏡先生能識英雄不愧水鏡之目立德曰汝師與誰

為友不知其人視其友亦以其小童曰與襄陽龐德公龐統為友

敘立德見司馬縱止為見諸葛亮伏線耳乃童子口中立德曰龐德

公乃龐統何人童子曰叔侄也龐德公字山民長俺師父十歲龐統

字士元小俺師父五歲一日我師父在樹上採桑適龐統來相訪坐

於樹下共相議論終日不倦吾師甚愛龐統呼之為弟詳敘龐統畧

立德曰汝師今居何處牧童遙指曰前百林中便是生院立德曰吾

正是劉立德汝可引我去拜見你師父童子便引立德行二里餘到

庄前下馬入至中門忽聞琴聲甚美立德教童子且休通報側耳聽

之既聞笛聲又听琴聲與從前琴聲忽住而不彈一人笑而出口琴

韻清幽音中忽起高抗之調必有英雄竊聽前不必立德通名而童

通報而先生先出是童子眼中看出童子指謂立德曰此即吾師水

鏡先生也立德視其人松形鶴背器宇不凡慌忙進前施禮衣襟尚

濕點逗水鏡曰公今日幸免大難仙乎立德驚訝不已小童曰此劉

立德也水鏡請入草堂分賓主坐定立德見架上滿堆書卷窗外盛

栽松竹橫琴於石床之上清氣飄然隱然為諸葛草水鏡問曰明公

何來立德曰偶爾路由此過因小童相指得拜尊顏不勝萬幸水鏡

笑曰公不必隱諱公今必逃難至此立德遂以襄陽一事告之至此

出曲折水鏡曰吾觀公氣色已知之矣因問立德曰吾久聞明公大

名何故至今猶落魄不偶耶立德曰命途多蹇所以至此水鏡曰不

第才子書



然蓋因將軍左右不得其人耳將欲薦出兩人先說他 立德曰備雖  
不才文有孫乾糜竺簡雍之輩武有關張趙雲之流竭忠輔相頗賴  
其力蓋說左右有人並不向 水鏡曰關張趙雲乃萬人敵惜無善用  
之之人若孫乾糜竺輩乃白面書生非經綸濟世之才也隱然說他  
不及我意中之 立德曰備亦嘗側身以求山谷之遺賢奈未遇其人  
人又作一跌 何水鏡求山谷無人更不向 水鏡曰豈不聞孔子云十室之邑必有忠  
信何謂無人不說我意中有人只說天 立德曰備愚昧不識願賜指  
教直待水鏡說未嘗無人然後立德 水鏡曰公聞荆襄諸郡小兒謠  
言乎其謠曰八九年間始欲衰至十三年無子遺到頭天命有所歸  
泥中蟠龍向天飛謠言大奇 此謠始於建安初建安八年劉景升喪却前  
妻便生家亂此所謂始欲衰也無子遺者不久則景升將逝文武零  
落無子遺矣天命有歸龍向天飛蓋應在將軍也且不答所問之人

又極力一縱蔡瑁題假詩以龍此 立德聞言驚謝曰備安敢當此  
不問所求之人且謝所 水鏡曰今天下之奇才盡在於此公當往求  
之彼方驚謝所解之謠此則隱 立德急問曰奇才安在果係何人  
說此以當求之人亦極力一迎 立德曰伏龍鳳雛兩人得一可安天下只伏  
問何人又極力一然後急 水鏡曰伏龍鳳雛何人也水鏡撫  
方纒說出何等如許頓如許迎 立德曰伏龍鳳雛四字却  
掌大笑曰好好如此一番跌頭迎縱說出伏龍鳳雛四字却  
問時水鏡曰天色已晚將軍可於此暫宿一宵明日當言之此時宜  
名矣乃又欲遲至明日逼 卽命小童具飲饌相待馬牽入後院喂養  
近之至又復漾開去好絕 卽命小童具飲饌相待馬牽入後院喂養  
筆幾忘之 立德飲饌畢卽宿於草堂之側早為後文宿諸葛 立德因  
思水鏡之言寢不成寐約至更深忽听一人叩門而入寫得隱隱躍  
水鏡曰元直何來將從市上相見先在廬 立德起牀密聽之聞其人  
答曰久聞劉景升善善惡惡特往謁之及至相見徒有虛名蓋善善

第一才子書 卷之六

而不能惡惡而不能去者也此郭公之故遺書別之而來至此水  
 鏡曰公懷王佐之才宜擇人而事奈何輕身往見景升乎且英雄豪  
 傑只在眼前公自不識耳隱隱道着起其人曰先生之言是也立德  
 聞之大喜暗忖此人必是伏龍鳳雛伏龍鳳雛即欲出見又恐造  
 次妙在不在候至天曉立德求見水鏡問曰昨夜來者是誰水鏡曰此  
 吾友也立德求與相見水鏡曰此人欲往投明主已到他處去了在妙  
 不說出將立德請問其姓名水鏡笑曰好好妙在不說立德再問伏  
 龍鳳雛果係何人水鏡亦只笑曰好好昨後不語待至明日及立德  
 拜請水鏡出山相助同扶漢室水鏡曰山野閒散之人不堪世用自  
 有勝吾十倍者來助公公宜訪之自己不出只是薦人及至正談論  
 間忽聞庄外人喊馬嘶小童來報有一將軍引數百人來到庄也讀者  
 至此疑是蔡立德大驚急出視之乃趙雲也立德大喜雲下馬入見

曰某夜來回縣尋不見主公連夜跟問到此極寫趙主公可作速回  
 縣只恐有人來縣中廝殺此時只恐蔡瑁兵來立德辭了水鏡與趙  
 雲上馬投新野來行不數里一彪人馬來到視之雲長與翼德也前  
 寫關張相見大喜立德訴說躍馬檀溪之事共相嗟呀到縣中與孫  
 乾等商議乾曰可先致書於景升訴告此事立德從其言即令孫乾  
 齋書至荆州劉表喚入問曰吾請立德襄陽赴會緣何逃席而去孫  
 乾呈上書扎具言蔡瑁設謀相害願躍馬檀溪得脫表大怒急喚蔡  
 瑁責罵曰汝焉敢害吾弟命推出斬之蔡夫人出哭求免死表怒猶  
 未息孫乾告曰若殺蔡瑁恐皇叔不能安居於此矣語中有刺妙表  
 乃責而釋之所謂惡惡使長子劉琦同孫乾至立德處請罪琦奉命  
 赴新野立德接着設宴相待酒酣琦忽然墮淚劉表席間墮淚是愛  
 淚是憂立德問其故琦曰繼母蔡氏常懷謀害之心姪無計免禍幸  
 心未安立德問其故琦曰繼母蔡氏常懷謀害之心姪無計免禍幸

叔父指教先為後文求奇玄德勸以小心盡孝自然無禍是叔父語次日琦泣別玄德乘馬送琦出郭因指馬謂琦曰若非此馬吾已為泉下之人矣點運檀溪琦曰非馬之力乃叔父之洪福也說罷相別劉琦泣別而去玄德回馬入城忽見市上一人葛巾布袍皂繚烏履長歌而來一人泣而去一人歌曰

天地反覆兮火欲殂大厦將崩兮一木難扶山谷有賢兮欲投明主明主求賢兮却不知吾

玄德聞歌暗思此人莫非水鏡所言伏龍鳳雛乎玄德自聞伏龍鳳雛為誰刻刻以此開遂下馬相見邀入縣衙問其姓名答曰某乃穎上人也姓單名福妙在不說久聞使君納士招賢欲來投托未敢輒造故行歌於市以動尊聽耳孰知市上行歌之人玄德大驚待為上賓單福曰適使君所乘之馬再乞一觀玄德方喜得人單福玄德

命去鞍牽於堂下單福曰此非的盧馬乎雖是千里馬却只妨主不可乘也又與趙雲相馬玄德曰已應之矣遂具言躍檀溪之事當應

在張武之死不福曰此乃救主非妨主也終必妨一主某有一法可應在檀溪之奔單福曰此乃救主非妨主也終必妨一主某有一法可可將此馬賜之待妨過了此人然後乘之自然無事借禳馬作波瀾

前卷既詳教馬此處不好便任亦即借此一段作收科玄德聞言變色曰公初至此不教吾以正道便教作利已妨人之事備不敢聞教本欲相合忽若福笑謝曰向聞使君仁德未敢便言故以此言相試耳本欲相投忽先玄德亦改容起謝曰備安能有仁德及人唯先生教之幾欲相離然後曰吾自穎上來此聞新野之人歌曰新野牧劉皇叔自到此民豐足可見使君之仁德及人也水鏡述襄陽之謠單福述玄德乃拜單福為軍師調練本部人馬却說曹操自冀州回許都常有取荊州之意特

第一卷之六  
三  
差曹仁李典并降將呂曠呂翔等領兵三萬屯樊城虎視襄陽就探  
看虛實此處補敘曹操時呂曠呂翔稟曹仁曰今劉備屯兵新野招  
軍買馬積草儲糧其志不小不可不早圖之吾二人自降丞相之後  
未有寸功願請精兵五千取劉備之頭以獻丞相沒用人偏曹仁大  
喜與二呂兵五千前往新野廝殺不想子龍所云探馬飛報玄德玄  
德請單福商議福曰既有敵兵不可令其入境便是可使關公引一  
軍從左而出以敵來軍中路張飛引一軍從右而出以敵來軍後路  
公自引趙雲出兵前路相迎敵可破矣左軍右軍中軍却分做中玄  
德從其言即差關張二人去訖然後與單福趙雲等共引二千人馬  
出關相迎行不數里只見山後塵頭大起呂曠呂翔引軍來到兩邊  
各射住陣角玄德出馬於旗下大呼曰來者何人敢犯吾境呂曠出  
馬曰吾乃大將呂曠也奉丞相命特來擒汝玄德大怒使趙雲出馬

二將相交戰不數合披雲一鎗刺呂曠於馬下如此不耐殺之人玄  
德麾軍掩殺呂翔抵敵不住引軍便走正行間路旁一軍突出為首  
大將乃關雲長也衝殺一陣呂翔折兵大半奪路走脫行不到十里  
又一軍攔住去路為首大將挺矛大叫張翼德在此敘法與直取呂  
翔措手不及被張飛一矛刺中翻身落馬而死不耐餘眾四散奔走  
玄德合軍追趕大半多被擒獲此番得勝是玄德班師回縣重待單  
福犒賞三軍却說敗軍回見曹仁報說二呂被殺軍士多被活捉曹  
仁大驚與李典商議典曰二將欺敵而亡今只宜按兵不動申報丞  
相起大兵來征勦乃為上策早為後仁曰不然今二將陣亡又折許  
多軍馬此仇不可不急報量新野彈丸之地何勞丞相大軍曹仁輕  
典曰劉備人傑也不可輕視李典重仁曰公何怯也典曰兵法云知  
彼知己百戰百勝某非怯戰但恐不能必勝耳仁怒曰公懷二心耶

吾必欲生擒劉備典曰將軍若去某守樊城為後失樊城反照仁曰汝不同去真懷二心矣典不得已只得與曹仁點起二萬五千軍馬渡河投新野而來正是

偏裨既有與尸辱 主將重興雪耻兵

未知勝負何如且聽下文分解

第三十六回

玄德用計襲樊城

元直走馬薦諸葛

孔明乃三國志中第一妙人也讀三國志者必貪看孔明之事乃閱過三十五回尚不見孔明出現令人心癢難熬乃水鏡說出伏龍二字偏不肯便道姓名愈令人心癢難熬至此卷徐庶既去之後再回身轉來方纔說出孔明讀者至此急欲觀其與

立德相遇矣孰意徐庶往見而孔明作色却又落落難合寫來如海上仙山將近勿遠絕世妙人須此絕妙文以副之

敘單福用兵處不須幾句然設伏料敵破陣取城之能已畧見一斑矣後文有孔明無數神機妙筭此先有單福小試其端以引之如將觀名優演名劇而此卷則是副末登場也

此卷以孔明為主而單福其賓也即龐統亦其賓也水鏡雙薦伏龍鳳雛而單福專薦伏龍帶言鳳雛於孔明則詳之於龐統則畧之是又有賓主之別焉蓋主為重則賓為輕故立德既知單福之即是元直並不提起水鏡庄上先曾聽見既知鳳雛之即是龐統並不提起牧童口中先曾說出此非立德於此有所不暇言而實作者於此亦有所不暇記總之注意在正筆而旁筆皆在所省耳

第一才子書 卷之六  
龐統有叔孔明亦有叔徐庶有弟孔明亦有弟龐統之叔與水鏡為友孔明之叔與劉表為交徐庶則母在而弟亡孔明則弟在而父亡龐統來歷在牧童口中敘出徐庶來歷在程昱口中敘出孔明來歷在徐庶口中敘出敘龐統止及其叔敘徐庶止及其母與弟敘孔明則不但及其弟與叔并及其父與祖或先或後或畧或詳參差錯落真敘事妙品  
漸離以筑擊秦皇而秦皇殺漸離徐母以硯擊曹操而曹操不敢殺徐母是徐母之威更烈於漸離矣張良擊秦不中而不見執於秦徐母擊操不中而拚見執於操是徐母之膽更壯於張良矣奇婦人勝似奇男子不獨列女傳中罕見之即豪士傳中亦罕見之

蔡唱假立德之書而劉表疑之程昱假徐母之書而徐庶信之

豈庶之智不如表哉情切於母子故也緩則易于審量急則不及致詳疎則旁觀者清親則關心者亂若徐庶遲疑不赴不成其為孝子矣故君子於徐庶無譏焉

曹操不强留關公以全其兄弟之義立德不强留徐庶以全其母子之恩兩人之心同乎曰不同曹操之於關公佯縱之而陰阻之及阻之不得而後送之若立德之於徐庶則竟送之而已且曹操深欲袁紹之殺立德而立德惟恐曹操之殺徐母一詐一誠相去何啻天淵

觀立德與徐庶作別一段長亭分手腸斷陽關瞻望弗及佇立以泣勝讀唐人送別詩數十首幾令人潸然下淚矣乃忽然薦起一卧龍先生頓使立德破涕為歡回愁作喜一回之內半幅之間而哀樂倏變奇事奇文

却說曹仁忿怒遂起本部大兵卽星夜渡河意欲踏平新野極寫曹  
以顯單且說單福得勝回縣謂玄德曰曹仁屯兵樊城今知二將被  
補之能誅必起大兵來戰玄德曰當何以迎之福曰彼若盡提兵而來樊城  
空虛可乘間奪之玄德問計福附耳低言如此如此此  
妙在不玄德大喜預先准備已定忽報馬報說曹仁引大軍渡河來  
敘明白了單福曰果不出吾之料遂請玄德出軍迎敵兩陣對圓趙雲出馬  
喚彼將答話曹仁命李典出陣與趙雲交鋒約戰十數合李典料敵  
不過撥馬回陣雲縱馬追趕兩翼軍射住遂各罷兵歸寨李典回見  
曹仁言彼軍精銳不可輕敵不如回樊城又與下文共曹仁大怒曰  
汝未出軍時已慢吾軍心今又賣陣罪當斬首便喝刀斧手推出李  
典要斬眾將苦告方免乃調李典領後軍仁自引軍為前部次日鳴  
鼓進軍布成一箇陣勢使人問玄德曰識吾陣勢極寫曹仁弄巧單

福便上高處觀看畢請玄德曰此八門武侯入陣圖陸遜  
陣圖單福一見便知八門者林生傷杜景死驚開如從生門景門開門而入則  
一見便知吉從傷門驚門休門而入則死從杜門死門而入則亡今八門雖布  
得整齊只是中間通欠主持見笑如從東南角上生門擊入往正西  
景門而出其陣必亂寫單福又知然玄德傳令教軍士把住陣角命  
趙雲引五百軍從東南而入逕往西出雲得令挺鎗躍馬引兵逕投  
東南角上吶喊殺入中軍曹仁便投北走雲不追趕却突出西門又  
從西殺轉東南角上來曹仁軍大亂此非寫趙雲玄德麾軍衝擊曹  
兵大敗而退單福命林追趕收軍自回却說曹仁輸了一陣方信李  
典之言因復請典商議言劉備軍中必有能者妙在此時不吾陣竟  
為所破李典曰吾雖在此甚憂樊城又為後文失曹仁曰今晚去劫  
寨如得勝再作計議如不勝便退軍回樊城李典曰不可劉備必有

淮備仁曰若如此多疑何以用兵遂不聽李典之言自引軍為前隊  
使李典為後應當夜二更劫寨却說單福正與立德在寨中議事忽  
信風驟起福曰今夜曹仁必來劫寨立德曰何以敵之福笑曰吾已  
預算定了又宛然一武侯小樣遂密密分撥已畢至二更曹仁兵將近寨只見  
寨中四圍火起燒着寨柵曹仁知有準備急令退軍趙雲掩殺將來  
仁不及收兵回寨急望北河而走將到河邊纏欲尋船過河岸上一  
彪軍殺到為首大將乃張飛也此皆在前附耳低言之中不是寫張飛是寫單福曹仁死戰  
李典保獲曹仁下船渡河曹軍大半渰死水中曹軍渡過河面上岸  
奔至樊城令人叫門只見城上一聲鼓响一將引軍而出大喝曰吾  
已取樊城多時矣眾驚視之乃關雲長也此亦在前附耳低言之中不是寫雲長是寫單福  
寫樊城不用實敘最省筆仁大驚撥馬便走雲長追殺過來曹仁又折了好些  
軍馬星夜投許昌於路打聽方知有單福為軍師設謀定計妙在路上方知

曲折不說曹仁敗回許昌且說立德大獲全勝引軍入樊城縣令劉  
泌出迎立德安民已定那劉泌乃長沙人亦漢室宗親遂請立德到  
家設宴相待只見一人侍立於側立德視其人器宇軒昂因問泌曰  
此何人泌曰此吾之甥寇封本羅喉寇氏之子也因父母雙亡故依  
於此立德愛之欲嗣為義子劉泌欣然從之遂使寇封拜立德為父  
改名劉封此中夾敘劉封承立德帶回令拜雲長翼德為叔雲長曰  
兄長既有子何必用螟蛉後必生亂雲長收關平為子而得不欲立之  
嫌君之子則有立德曰吾待之如子彼必事吾如父何亂之有雲長  
爭立之嫌故也立德曰吾待之如子彼必事吾如父何亂之有雲長  
不悅劉封伏線立德與單福計議令趙雲引一千軍守樊城立德  
領眾自回新野却說曹仁與李典回許都見曹操泣拜於地請罪具  
言損將折兵之事操曰勝負乃軍家之常但不知誰為劉備畫策得  
緊曹仁言是單福之計操曰單福何人也不但曹操不知其為何人即立德此時亦未知其果



何人程昱笑曰此非單福也絕此人幼好學擊劍中平末年嘗為人報讐殺人披髮塗面而走為吏所獲問其姓名不答吏乃縛於車上擊鼓行於市令人識之雖有識者不敢言而同伴竊解救之乃更姓名而逃折節向學遍訪名師嘗與司馬徽談論始為豪俠穎州徐庶字元直單福乃其托名也單福真姓名直至此處方徐庶之才比君何如昱曰十倍於昱與後元直贊操曰惜乎賢士歸於劉備羽翼成矣奈何昱曰徐庶雖在彼丞相要用招來不難操曰安得彼來歸昱曰徐庶為人至孝求忠臣必於孝子之門庶既孝子即安肯為操用乎幼喪其父止有老母在堂現今其弟徐康已亡老母無人侍養丞相可使人賺其母至許昌令作書召其子則徐庶必至矣不以丞相召之而以母召之固知庶之不可召操大喜使人星夜前去取徐庶母不一日取至省操厚待之因謂之曰聞令嗣徐元直乃天下奇才也今在新野助逆臣劉備背叛

朝廷正猶美玉落於汙泥之中誠為可惜今煩老母作書喚回許都吾於天子之前保奏必有重賞先以助逆背叛恐之繼以美玉汙泥以喻之全是遂命左右取過文房四寶命徐母作書徐母曰劉備何如人也不便發作先操曰沛郡小輩妄稱皇叔全無信義所謂外君子而內小人者也先說玄德並非好人又全是欺婦人語徐母厲聲曰汝何虛誑之甚也吾久聞玄德乃中山靖王之後孝景皇帝閣下玄孫說玄是宗親是宗屈身下士恭已待人仁聲素著世之黃童白叟牧子樵夫皆知其名真當世之英雄也說玄德的吾兒輔之得其主矣破美玉汝雖托名漢相實為漢賊破天子之乃反以玄德為逆臣破逆臣欲使吾兒背明投暗豈不自耻乎破作書喚回句先極口讚玄德後言訖取石硯便打曹操得博浪椎取石硯便打曹操得博浪椎操大怒叱武士執徐母出將斬之程昱急止之入諫曰今徐母觸忤丞相者欲求死也丞相若殺之則招

不義之名而成徐庶之德徐母既死徐庶必死心助劉備以報讐矣  
不如留之使徐庶身心兩處縱使助劉備亦不盡力也且留得徐母  
在昱自有計賺徐庶至此以輔丞相昱之為操謀誠善操然其言遂不殺徐  
母送於別室養之操之不殺徐母者念於玉陵故事也程昱日往問候詐言曾與徐庶  
結為兄弟待徐母如親母時常餽送物件必具手啓徐母因亦作手  
啓答之程昱賺得徐母筆跡乃做其字體詐修家書一封其矣婦人識字之為  
庶庶知母有家書至急喚入問之來人曰某乃館下走卒奉老夫人  
言語有書附達雲長在曹操處得兄書徐庶在玄庶拆封視之書曰  
近汝弟康喪舉目無親正悲悽間不期曹丞相使人賺至許昌言  
汝背反下我於縲紲賴程昱等救免若得汝降則能免我死如書  
到日可念劬勞之恩星夜前來以全孝道然後徐圖歸耕故園在妙

此句不教他事曹操宛似其母聲口免遭大禍吾今命若懸絲端望救援更不多囑  
徐庶覽畢淚如泉湧持書來見立德曰某本潁州徐庶字元直因為  
逃難更名單福直至將去方說出真名向來不露真耳前聞劉景升招  
賢納士特往見之及與論事方知是無用之人故作書別之黃夜至  
司馬水鏡庄上訴說其事水鏡深責庶不識主因說劉豫州在此何  
不事之只此句話立德不曾聽得至此補出妙甚庶故作狂歌於市以動使君幸蒙不棄  
即賜重用爭奈老母今被曹操奸計賺至許昌囚禁將欲加害老母  
手書來喚庶不容不去非不欲效犬馬之勞以報使君奈慈親被執  
不得盡力今當告歸容圖後會油油然孝子之言此絕立德聞言大  
哭日子母乃天性之親元直無以備為念待與老夫人相見之後或  
者再得奉教立德更不相留真善体孝子之情徐庶便拜謝欲行立德曰乞再聚一  
宵來日餞行孫乾密謂立德曰元直天下奇才久在新野盡知我軍

中虛實今若使歸曹操必然重用我其危矣主公宜苦留之切勿放  
去操見元直不去必斬其母元直知母死必為母報讐力攻曹操也  
此計亦妙但非 立德曰不可使人殺其母而吾用其子不仁也留之  
仁人所忍也 立德曰不義也吾寧死不為不仁不義之事謝立德  
不使去以絕其子母之道不義也吾寧死不為不仁不義之事謝立德  
韋留度之計與謝單福 眾皆感嘆立德請徐庶飲酒庶曰今聞老母  
相馬之說一樣意思 眾皆感嘆立德請徐庶飲酒庶曰今聞老母  
被囚雖金波玉液不能下咽矣立德曰備聞公將去如失左右手雖  
龍肝鳳髓亦不甘味龍鳳二字隱然 二人相對而泣坐以待旦諸將  
已於郭外安排筵席餞行立德與徐庶並馬出城至長亭下馬相辭  
送別光景寫 立德舉盃謂徐庶曰備分淺緣薄不能與先生相聚望  
得悽惻不勝 立德舉盃謂徐庶曰備分淺緣薄不能與先生相聚望  
先生善事新主以成功名還將舊來意憐取眼 庶泣曰某才微智淺  
深荷使君重用今不幸半途而別實為老母故也縱使曹操相逼庶  
亦終身不設一謀是血性語其急歸見母則依依 立德曰先生既去

劉備亦將遠遁山林矣此句方逼 庶曰其所以與使君共圖王霸之  
業者恃此方寸耳今以老母之故方寸亂矣縱使在此無益於事實  
請使君宜別求高賢輔佐共圖大業便何灰心如此此處但說不宜  
卿立德曰天下高賢恐無出先生右者此句宜逼 庶曰某樗櫟庸材  
何敢當此干譽只自謙遜尚 臨別又顧謂諸將曰願諸公善事使君  
以圖名垂竹帛功標青史切勿效庶之無終始也哀痛之詞諸將無  
不傷感立德不忍相離送了一程又送一程庶辭曰不勞使君遠送  
乃就此告別此時還只辭遠 立德就馬上執庶之手曰先生此去天  
各一方未知相會却在何日說罷淚如雨下依依不捨極寫 庶亦涕  
泣而別立德立馬于林畔看徐庶乘馬與從者匆匆而去匆匆而去  
念母之孝元直匆匆之 立德哭曰元直去矣吾將奈何只此二語  
狀在立德眼中看出妙甚 立德哭曰元直去矣吾將奈何只此二語  
通別賦 疑淚而望却被一樹林隔斷立德以鞭指曰吾欲盡伐此處  
一篇

樹木眾問何故立德曰因阻吾望徐元直之目也西廂曲云青山隔  
 立德之望元直也似之正望間忽見徐庶拍馬而回  
 處忽然拍馬而回如絕水窮山盡更無他望矣此  
 處逢生真奇妙之筆立德曰元直復回莫非無去意乎此元直必  
 德必有之想遂欣然拍馬向前迎問曰先生此回必有主意庶勒馬謂立  
 德曰某因心緒如麻忘却一語此間有一奇士只在襄陽城外二十  
 里隆中使君何不求之此時方說出一句要緊話薦出一個立德曰  
 敢煩元直為備請來相見此語正與後文三庶曰此人不可屈致使  
 君可親往求之若得此人無異周得呂望漢得張良矣只讚其人立  
 德曰此人比先生才德何如立德亦不問其庶曰以某比之譬猶駕  
 馬並麒麟寒鴉配鸞鳳而此人每嘗自比管仲樂毅以吾觀之管樂  
 殆不及此人此人有經天緯地之才蓋天下一人也還只讚其人立  
 德喜曰願聞此人姓名庶曰此人乃瑯琊陽都人覆姓者

萬名亮字孔明至此方說出孔明姓名乃漢司隸校尉諸葛豐之後  
 其父名珪字子貢為泰山郡丞早卒亮從其叔立立與荆州劉景升  
 有舊因往依之遂家於襄陽後立卒亮與弟諸葛均躬耕於南陽其家門  
 嘗好為梁父吟補敘其生平所居之地有一岡名卧龍岡補敘其  
 因自號為卧龍先生補敘其別號自此管樂與好為梁父吟分作  
 作兩次敘此人乃絕代奇才使君急宜枉駕見之若此人肯相輔佐  
 何愁天下不定乎立德曰昔水鏡先生曾為備言伏龍鳳雛兩人得  
 一可安天下今所云莫非即伏龍鳳雛乎因卧龍二字憶起伏龍又  
 庶曰鳳雛乃襄陽龐統也伏龍正是諸葛孔明伏龍憶起鳳雛曲甚  
 單薦一人却早立德踴躍曰半胸涕泣此時庶曰今日方知伏龍鳳  
 雛之語何期大賢只在目前非先生言備有眼如盲也後人有讚徐  
 庶走馬薦諸葛詩曰

痛恨高賢不再逢

臨歧泣別兩情濃

片言却似春雷震

能使南陽起卧龍

徐庶薦了孔明再別立德策馬而去立德聞徐庶之語方悟司馬德操之言似醉方醒如夢初覺引眾將回至新野便具厚幣同關張前寫立德求去南陽請孔明寫立德求且說徐庶既別立德感其留戀之情恐孔明不肯出山輔之遂乘馬直至卧龍岡下入草廬見孔明寫元直為人之忠孔明問其來意庶曰庶本欲事劉豫州奈老母為曹操所囚馳書來召只得捨之而往臨行時將公薦於立德立德即日將來奉謁望公勿推阻即展生平之大才以輔之幸甚孔明聞言作色曰君以我為享祭之犧牲乎說罷拂袖而入寫孔明處庶羞慚而退上馬趨程赴許昌見母正是

囑友一言因愛主

赴家千里為思親

未知後事若何下文便見

第三十七回

司馬徽再薦名士

劉立德三顧草廬

徐庶之母與王陵之母皆賢母也陵母之死恐其子之歸楚庶母之死怒其子之歸曹然庶母不死於曹操召見之初而死於徐庶既歸之日或恨其死之晚矣予曰不然曹操非項羽比也羽直而操詐庶母即欲先死以絕庶之望而奸詭如操何難秘之而不使庶知又何難於母死之後假作母書以召庶乎此不得為庶母咎也

水鏡之薦孔明與元直之薦孔明又自不同元直則相告相囑唯恐立德之無人唯恐孔明之不出是極忙極熱者也水鏡則

自言自語反以元直之薦為多事反以孔明之出為可惜是極  
閒極冷者也一則特為薦孔明而返一則偶因訪元直而來一  
有心一無意寫來更無一筆相似而各各入妙  
玄德望孔明之急聞水鏡而以為孔明見崔州平而以為孔明  
見石廣元孟公威而以為孔明見諸葛均黃承彥而又以為孔  
明正如永夜望曙者見燈光而以為曙也見月光而以為曙也  
見星光而又以為曙也又如早夜望雨者聽風聲而以為雨也  
聽泉聲而以為雨也聽漏聲而又以為雨也西廂曲云風動竹  
聲只道金珮響月移花影疑是玉人來玄德求賢如渴之情有  
類此者孔明即欲不出安得而不出乎  
順天者逸逆天者勞無論徐庶有始無終不如不出即如孔明  
盡瘁至死畢竟魏未滅吳未吞濟得甚事然使春秋賢士盡學

長沮桀溺接輿丈人而無知其不可而為之仲尼則誰著尊周  
之義千萬年使三國名流盡學水鏡州平廣元公威而無志決  
身穢不計利鈍之孔明則誰傳扶漢之心于千古玄德之言曰  
何敢委之數與命孔明其同此心與

淡泊寧靜之語是孔明一生本領淡泊則其人之冷可知寧靜  
則其人之閒可知天下非極閒極冷之人做不得極忙極熱之  
事後來自博望燒屯以至六出祁山無數極忙極熱文字皆從  
極閒極冷中積蓄得來

此卷極寫孔明而篇中却無孔明蓋善寫妙人者不於有處寫  
正於無處寫寫其人如閒雲野鶴之不可定而其人始遠寫其  
人如威鳳祥麟之不易覩而其人始尊且孔明雖未得一遇而  
見孔明之居則極其幽秀見孔明之童則極其古淡見孔明之

友則極其高超見孔明之弟則極其曠逸見孔明之丈人則極其清韻見孔明之題咏則極其俊妙不待接席言歡而孔明之為孔明于此領略過半矣玄德一訪再訪已不覺入其玄中又安能已于三顧耶

每到玄德訪孔明處必夾寫張翼德幾句性急語以襯之或謂孔明粧腔立德做勢一對空頭不若張翼德十分老實子笑曰為此言者以論今人則可以論玄德孔明則不可孔明真正養重非比今人之本欲求售只因索價假意留難立德真正慕賢非比今人之本不愛客只因好名處修禮貌也

觀水鏡未得其時之言及州平徒費心力之語令讀者眼光直射注五丈原一篇益在孔明未起手時早為他結尾伏下一筆矣今有作稗官者往往前不顧後後不顧前更有閱稗官者亦

往往前忘其後後忘其前或曰此等人當令其讀三國子曰此等人正未許其讀三國

却說徐庶攬程赴許昌曹操知徐庶已到遂命荀彧程昱等一班謀士往迎之庶入相府拜見曹操為親屈非為操屈也操曰公乃高明之士何故屈身而事劉備乎庶曰某幼逃難流落江湖偶至新野遂與立德交厚老母在此幸蒙慈念不勝愧感人欲殺其母而反謝其慈念真萬不得已之言操曰公今至此正可晨昏侍奉令堂吾亦得聽清誨矣孰知此後晨昏亦不得庶拜謝而出急往見其母泣拜于堂下母大驚曰汝何故至此庶曰近于新野事劉豫州因得母書故星夜至此徐母勃然大怒拍案罵曰辱子飄蕩江湖數年吾以為汝學業有進何其反不如初也始不過為俠客繼則居然作名士本汝既讀書須知忠孝不能兩全是後勝于初乃責其反不如初妙甚豈不識曹操欺君罔上之賊劉立德仁義布于四海况又漢室之胄

汝既事之得其主矣今憑一紙偽書更不詳察遂棄明投暗自取惡  
名真愚夫也吾有何面目與汝相見汝玷辱祖宗空生于天地間耳  
前罵曹操可敬今罵徐庶罵得徐庶拜伏于地不敢仰視母自轉入  
更可敬罵庶深于罵操矣屏風後去了少頃家人出報曰老夫人自縊于梁間徐庶慌入救時  
母氣已絕本欲全母之生以歸乃歸而反後人有徐庶母讚曰  
賢哉徐母流芳千古守節無虧于家有補教子多方處身自苦氣  
若丘山義出肺腑讚美豫州毀觸魏武不畏鼎鑊不懼刀斧唯恐  
後嗣玷辱先祖伏劍同流斷機堪伍生得其名死得其所賢哉徐  
母流芳千古

徐庶見母已死哭絕于地良久方甦曹操使人齎禮弔問又親往祭  
奠母而有靈徐庶葬母柩于許昌之南原居喪守墓凡操有所賜庶  
俱不受以上了却徐庶時操欲商議南征荀彧諫曰天寒未可用兵

天寒二字照後風雪姑待春暖方可長驅大進操從之乃引漳河之水作一池

名玄武池于內教練水軍準備南征漢武習水戰于昆明池是天子

池是權臣蹟武中華以上却說玄德正安排禮物欲往隆中謁諸

葛亮忽人報門外有一先生冠博帶道貌非常特來相探伊何人玄

德曰此莫非卽孔明否不獨玄德疑是孔明卽讀者至此亦疑遂整

衣出迎視之乃司馬徽也突如其來玄德大喜請入後堂高坐拜問曰

備自別仙顏日因軍務倥傯有失拜訪今得光降大慰仰慕之私徽

曰聞徐元直在此特來一會不是來薦孔明却是玄德曰近因曹操

囚其母徐母遣人馳書喚回許昌去矣只答還他尋徐庶尚不提徽

曰此中曹操之計矣吾素聞徐母最賢雖爲操所囚必不肯馳書召

其子此書必詐也元直不去其母尚存今若去母必死矣水鏡之明

徐母之勇于死玄德驚問其故徽曰徐母高義必羞見其子也其子



而其友知之所謂閑心者亂旁觀者清玄德曰元直臨行薦南陽諸葛亮其人若何處此方是正文以上只算問話微笑曰元直欲去自去便了何又惹他出來嘔心血也不薦之薦不讚之讚讚妙在極間極冷穎州石廣元汝南孟公威與徐元直四人為密友本因徐庶知孔明問問敘出三人○前者一人姓此四人務于精純唯孔明獨觀其大畧藏精純于嘗抱膝長吟而指四人曰公等仕進可至刺史郡守衆問孔明之志若何孔明但笑而不答既述其言又述其所不言其言徐庶語中所未及每常自比管仲樂毅其才不可量也此中徐庶語玄德曰何穎州之多賢乎玄德所求水鏡所薦止一賢耳乃舍一賢而美多時雲地必多賢士賢一稱地靈一稱天文妙在極忙中夾此間語長在側曰某聞管仲樂毅乃春秋戰國名人功蓋寰宇孔明自比此二人母乃太過長高擡管樂將孔明一師微笑曰以吾觀之不當比此二人我

欲另以二人比之極似順雲雲長問那二人長語氣曰可與周八百年之姜子牙旺漢四百年之張子房也雲長意中必謂于管樂之下更管樂將孔明極力一揚妙極妙極衆皆愕然微下階相辭欲行玄德留之不住微出門仰天大笑曰臥龍雖得其主不得其時惜哉預為伏言罷飄然而去寫水鏡如閒雲野鶴忽然玄德歎曰真隱居賢士也飛來忽然飛去也次曰玄德同關張并從人等來隆中遙望山畔數人荷鋤耕于田間而作歌曰

蒼天如圓蓋陸地如碁局世人黑白分往來爭榮辱榮者自安安辱者定碌碌南陽有隱居高眠臥不足的好是歌

玄德聞歌勒馬喚農夫問曰此歌何人所作答曰乃臥龍先生所作也未見其人先聞其歌玄德曰臥龍先生住何處農夫曰自此山之南一帶高岡乃臥龍岡也岡前疎林內茅廬中即諸葛先生高臥之地玄德謝

之策馬前行不數里遙望臥龍岡果然清景異常未觀其人後人有  
古風一篇單道臥龍居處詩曰

襄陽城西二十里一帶高岡枕流水高岡屈曲壓雲根流水潺湲  
飛石髓勢若困龍石上蟠形如單鳳松陰裏柴門半掩閉茅廬中  
有高人臥不起修竹交加列翠屏四時籬落野花馨床頭堆積皆  
黃卷座上往來無白丁叩戶蒼猿時獻菓守門老鶴夜聽經囊裏  
名琴藏古錦壁間寶劍映松文廬中先生獨幽雅閒來親自勤耕  
稼專待春雷驚夢回一聲長嘯安天下詩亦不俗

立德來到庄前下馬親叩柴門一童出問立德曰漢左將軍宜城亭

侯領豫州牧皇叔劉備特來拜見先生直是一箇童子童子曰我記不得

許多名字每見人家閨奴接者一大字各帖靴便與嚇今童子聽得

立德曰你只說劉備來訪稱各而去其童子曰先生今早少出

遇立德曰何處去了童子曰踪跡不定不知何處去了只在此山中

立德曰幾時歸童子曰歸期亦不定或三五日或十數日寫童子閒

立德惆悵不已張飛曰既不見自歸去罷了立德曰且待片時雲長

曰不如且歸再使人來探聽立德從其言囑付童子如先生回可言

劉備拜訪臨行再囑極寫懇懇遂上馬行數里勒馬回觀隆中景物果然山不

高而秀雅水不深而澄清地不廣而平坦林不大而茂盛猿鶴相觀

松篁交翠觀之不已再將臥龍所居之處賞鑒一番妙在勒馬回觀

忽見一人容貌軒昂丰姿俊爽頭戴逍遙巾身穿皂布袍杖藜從山

僻小路而來伊何人乎立德曰此必臥龍先生也我亦疑是急下馬向前

施禮問曰先生非臥龍否其人曰將軍是誰妙在問立德曰劉

備也其人曰吾非孔明乃孔明之友博陵崔州平也妙在此人不是

立德曰久聞大名幸得相遇乞即席地權坐請教一言二人對坐

于林間石上關張侍立于側此中偏有州平日將軍何故欲見孔明  
玄德曰方今天下大亂四方雲擾欲見孔明求安邦定國之策耳州  
平笑曰公以定亂為主雖是仁心但自古以來治亂無常自高祖斬  
蛇起義誅無道秦是由亂而入治也至哀平之世二百年太平日久  
王莽篡逆又由治而入亂光武中興重整基業復由亂而入治至今  
二百年民安已久故于戈又復四起此正由治入亂之時未可猝定  
也將軍欲使孔明斡旋天地補綴乾坤恐不易為徒費心力耳豈不  
聞順天者逸逆天者勞數之所在理不得而奪之命之所定人不得  
而強之乎妙在極忙極熱之時偏聽此極閒極冷之語說孔明徒  
費心力是于孔明未出山時早為他臨終結局伏下一筆  
妙玄德曰先生所言誠為高見但備身為漢胄合當匡扶漢室何敢  
委之數與命與孔明成敗利鈍非所州平日山野之夫不足與論天  
下事適承明問故妄言之復便作收科玄德曰蒙先生見教但不知

孔明往何處去了玄德見話不投機亦州平日吾亦欲訪之正不知  
其何往愈問愈冷玄德曰請先生同至敝縣若何如此間冷之人安肯到  
事州平日愚性頗樂閒散無意功名久矣容他日再見既無意功名  
見州平此言亦見了世事言訖長揖而去去得颺酒與玄德與關張上馬而行張  
飛曰孔明又訪不着却遇此腐儒閒談許久偏是腐儒最喜閒談翼  
平非其人耳若今之隱士翼德見之猶以為腐儒玄德曰此亦隱者之言也  
若今之隱士翼德見之猶以為腐儒  
為隱士也三人回至新野過了數日玄德使人探聽孔明回報曰臥龍先  
生已回矣玄德便教備馬張飛曰量一村夫何必哥哥自去使人喚  
來便了有翼德阻擋愈玄德叱曰汝豈不聞孟子云欲見賢而不以  
其道猶欲其入而閉之門也孔明當世大賢豈可召乎孔明能此管  
子孟遂上馬再往訪孔明關張亦乘馬相隨時值隆冬天氣嚴寒彤雲  
密布行無數里忽然朔風凜凜瑞雪霏霏山如玉簇林似銀粧臥龍

景必更可觀張飛曰天寒地凍尚不用兵正與前苟或大寒不可豈宜遠  
見無益之人乎不如回新野以避風雪寫翼德愈玄德曰吾正欲使  
孔明知我慇懃之意如弟輩怕冷可先回去飛曰死且不怕豈怕冷  
乎但恐哥哥空勞神思用兵不怕冷訪玄德曰勿多言只相隨同去  
將近茅廬忽聞路旁酒店中有人作歌此何玄德立馬聽之其歌曰  
壯士功名尚未成嗚呼久不遇陽春君不見東海老叟辭荆秦後  
車遂與文王親八百諸侯不期會白魚八舟涉孟津牧野一戰血  
流杵鷹揚偉烈冠武臣又不見高陽酒徒起草中長揖芒碭隆準  
公高談王霸驚人耳輒洗延坐欽英風東下齊城七十二天下無  
人能繼踪兩人非際聖天子至今誰復識英雄歌中之意獨有取  
隱然合着管仲樂毅也管仲相于齊而呂望封于齊樂毅下齊七  
十餘城而屬生亦下齊七十餘城孔明自此管樂而此作歌之人  
與孔明相彷彿故其所歌之人亦與管樂相彷彿耳

歌罷又有一人擊卓而歌此又其人其歌曰

吾皇提劍清寰海創業垂基四百載桓靈季業火德衰奸臣賊子  
調鼎虜青蛇飛下御座旁又見妖虹降玉堂首卷中事一提群盜四  
方如蟻聚奸雄百輩皆鷹揚吾儕長嘯空拍手悶來村店飲村酒  
獨善其身盡日安何須千古名不朽前歌是是嗟遇此歌是自慰一唱

一和如相贈答

二人歌罷撫掌大笑玄德曰臥龍其在此間乎我亦疑二人中遂下

馬入店見二人憑卓對飲上首者白面長鬚下首者清奇古貌先開  
後見玄德揖而問曰二公誰是臥龍先生長鬚者曰公何人欲尋臥  
龍何幹亦妙在不即通玄德曰某乃劉備也欲訪先生求濟世安民  
之術長鬚者曰吾等非臥龍皆臥龍之友也又妙在兩人都不是孔  
吾乃潁州石廣元此位是汝南孟公威水鏡說孔明之友自徐庶而

俱不期而會一則遇于初訪孔明之後一則遇于再訪孔  
明之前或一人獨遇或兩人並遇參差錯落妙事妙文 玄德喜曰  
備久聞二公大名幸得邂逅今有隨行馬匹在此敢請二公同往臥  
龍庄上一談廣元日吾等皆山野慵懶之徒不省治國安民之事不  
勞下問明公請自上馬尋訪卧龍又妙在極 玄德乃辭二人上馬投  
卧龍岡來到庄前下馬扣門問童子曰先生今日在庄否童子曰現  
在堂上讀書讀者至此疑其只有 玄德大喜遂跟童子而入至中門  
只見門上大書一聯云淡泊以明志寧靜以致遠觀此二語想 玄德  
正看間忽聞吟咏之聲乃立于門側窺之不即入見且窺聽 見草堂  
之上一少年擁爐抱膝歌曰

鳳翱翔于千仞兮非梧不棲疑其人之為龍而聽 土伏處于一方  
兮非主不依樂躬畊于隴畝兮吾愛吾廬聊寄傲于琴書兮以待  
天時

玄德待其歌罷上草堂施禮曰備久慕先生無緣拜會昨因徐元直  
稱薦敬至仙庄不遇空回今特冒風雪而來得瞻道貌實為萬幸此  
玄德意中以為既遇孔明即今 少年慌忙答禮曰將軍莫非劉豫  
州欲見家兄否妙在又非孔明 玄德驚訝曰先生又非卧龍耶少  
年曰某乃卧龍之弟諸葛均也愚兄弟三人長兄諸葛瑾現在江東  
孫仲謀處為幕賓孔明乃二家兄前徐庶止敘孔明之弟而未及其  
葛瑾只一兄一弟分作 玄德曰卧龍今在家否均曰昨為崔州平相  
約出外間游去矣第二番又不遇 玄德曰何處間遊均  
曰或駕小舟游于江湖之中或訪僧道于山嶺之上或尋朋友于村  
落之間或樂琴碁于洞府之內往來莫測不知去所說出高入韻事  
冷 玄德曰劉備直如此緣分淺薄兩番不遇大賢均曰少坐獻茶張  
飛曰那先生既不在請哥哥上馬我知翼德此時 玄德曰我既到此

問如何無一語而回因問諸葛均曰聞令兄卧龍先生熟讀韜畧日  
看兵書可得乎均曰不知又答得極張飛曰問他則甚風雪甚緊  
不如早歸又借翼德焦燥玄德叱止之均曰家兄不在不敢久留車  
騎容日却來回禮立德曰豈敢望先生在駕數日之後備當再至願  
借紙筆作一書留達令兄以表劉備殷勤之意第一次通名第二次  
近均遂進文房四寶立德呵開凍筆拂展雲箋寫書曰

備久慕高名兩次晉謁不遇空回惆悵何似竊念備漢朝苗裔濫  
叨名爵伏觀朝廷陵替綱紀崩摧羣雄亂國惡黨欺君備心膽俱  
裂雖有匡濟之誠實乏經綸之策仰望先生仁慈忠義慨然展呂  
望之大才施子房之鴻畧稱呂望子房正與司馬天下幸甚社稷  
幸甚先此布達再容齋戒薰沐特拜尊顏面頌鄙悃統希鑒原  
立德寫罷遞與諸葛均收下拜辭出門均送出立德再三殷勤致意

而別第一次囑其童第二次囑其方上馬欲行忽見童子招手籬外

叫曰老先生來也此必孔明無疑矣玄德視之見小橋之西一人煖帽遮頭

狐裘蔽體騎着一驢後隨一青衣小童携一葫蘆酒踏雪而來絕妙

轉過小橋口吟詩一首又寫得極詩曰一夜北風寒萬里彤雲厚

長空雪亂飄改盡江山舊仰面觀太虛疑是王龍鬬紛紛鱗甲飛

頃刻遍宇宙堂上之歌有鳳雪中之歌騎驢過小橋獨歎梅花瘦

玄德聞歌曰此真卧龍矣我亦以為此滾鞍下馬向前施禮曰先生

冒寒不易劉備等候久矣那人慌忙下驢答禮諸葛均在後曰此非

卧龍家兄乃家兄岳父黃承彥也妙在不用黃承彥通名却州諸葛

家觀梁父吟記得這一篇適過小橋偶見籬落間梅花故感而誦之

均代說又變一様文法

不則為尊客所聞宋太祖雪中訪趙普見了論語半部劉玄德雪中訪孔明聽了詩歌幾篇然牛却致大平是趙普欺人之語不若詩歌之足以動聽也玄德曰曾見令婿否承彥曰便是老夫也來看他又沙在答得極聞極冷玄德聞言辭別承彥上馬而歸正值風雪又大回望卧龍岡悒快不已前番玩景此番無心玩景後人有詩單道玄德風雪訪孔明詩曰

一天風雪訪賢良

不遇空回意感傷

凍合溪橋山石滑

寒侵鞍馬路途長

當頭片片梨花落

撲面紛紛柳絮狂

回首停鞭遙望處

爛銀堆滿卧龍岡

玄德回新野之後光陰荏苒又早新春冬雪則龍蟄春雷則龍起訪卧龍者固當于春時訪之

乃命卜者揲著選擇吉期齋戒三日薰沐更衣再往卧龍岡謁孔明

明裡休享成王以敬神之道敬周公齋關張聞之不悅遂一齊入諫戒薰沐昭烈亦以敬神之道敬孔明

玄德正是

高賢未服英雄志

屈節偏生傑士疑

未知其言若何下文便曉

第三十八回

定三分隆中決策

戰長江孫氏報仇

玄德第三番訪孔明已無阻隔然使一去便見一見便允又徑直沒趣矣妙在諸葛均不肯引見待玄德自去于此作一曲及令童子通報正值先生書眠則又一曲玄德不敢驚動待其自醒而先生只是不醒則又一曲及半晌方醒只不起身却自吟詩則又一曲童子不即傳言直待先生問有俗客來否然後說知則又一曲及既知之却不即見直待入內更衣然後出迎則

又一曲此未見以前之曲折也及初見時玄德稱譽再三孔明謙讓再三不肯賜教于此作一曲及玄德又懇方問其志若何直待玄德促坐細陳衷曲然後爲之畫策則又一曲及孔明既畫策而玄德不忍取二劉孔明復決言之而後玄德始謝教則又一曲孔明雖代爲畫策却不肯出山正待玄德涕泣以請然後許諾則又一曲既已許諾却復固辭聘物直待玄德慇懃致意然後肯受則又一曲及既受聘却不卽行直待留宿一宵然後同歸新野則又一曲此既見以後之曲折也文之曲折至此雖九曲武夷不足擬之

孔明既云曹操不可與爭鋒而又曰中原可圖其故何哉蓋漢賊不兩立雖知天時必盡人事所以明大義于天下耳且其言有應有不應三分鼎足言之應者也功成歸田言之不必應者也其必應者酬三顧之恩其不必應者念托孤之重大段規模固已算定于前而相理制宜不妨變通于後如必說一句定是一句天下豈有印板事體古人豈有印板言語書中豈有印板文章乎

或曰孔明不勸玄德取孫曹之地而勸玄德取二劉之地將欲扶漢而反自翦其宗室毋乃不可乎予曰不然二劉之地玄德不取必爲孫曹所有故爭荊州于孫權何如受荊州于劉表此玄德之失計于先也取西川于劉璋無異取西川于曹操此孔明之預規其後也不得以此爲孔明病

正敘孔明出草廬之後讀者方欲拭目而觀孔明之事乃忽然舍却新野夾敘東吳不但爲孫權一邊不當冷落亦將爲孔明遊說東吳張本也且其間文字亦有相連而及者孔明爲玄德



畫策便有周瑜爲孫權畫策以配之孫權爲孫堅報仇便有徐氏爲孫翊報仇以配之又玄德得賢相孫權亦得良將孔明欲圖荆益甘寧亦請圖荆益凡如此類皆天然成對豈非妙文前太子辨與皇子協卧草堆之中而崔毅有兩日之夢今孫策與孫權領江東之衆而其母亦有一日一月之夢夫日爲君象民無二君天無二日辨既廢而協始立一日沒而後一日升原無兩日並出之理也若以孫權爲日則是與蜀魏之君並出而爲三日矣吾以爲正統之主則爲日之僭號之主則但當月之就江東而論則權爲日而策爲月若就天下而論則宜以劉備爲日而曹丕與孫權皆月耳

二喬姊妹分嫁二婿二吳姊妹同歸一夫權母謂權曰吾死之後汝事吾妹如事我然則母死之前權以母姨爲庶母母死之後權卽以母姨爲繼母矣以母姨爲庶母與尋常之庶母不同以母姨爲繼母與尋常之繼母不同權卽欲不盡孝而不可得矣雖然不獨孫權宜然也凡繼母之與前母亦姊妹行也卽庶母之與嫡母亦姊妹行也豈必母姨而後爲母之姊妹豈必事母之姊妹而後盡孝哉

唐徐世勣起于盜賊之中而甘寧亦起于盜賊之中世勣初號無賴賊繼號難當賊未號佳賊而甘寧亦號錦帆賊然世勣阿附武后而甘寧忠事孫權則世勣之佳不必佳而甘寧之錦乃真錦也

今之學孔明者不能學其決策草廬而但學其晝寢學其益者不能學其改邪歸正而但學其銅鈴錦帆學孫權者不能學其尊賢禮士爲父報仇而但學其喪中爭戰學徐氏者不能學其

智謀節義而但學其濃粧艷裏言笑自若為之一笑

却說玄德訪孔明兩次不遇欲再往訪之關公曰兄長兩次親往拜

謁其禮太過矣想諸葛亮有虛名而無實學故避而不敢見今有請

文請名醫治病而遲遲不赴者乃當以此請之兄何惑于斯人之甚也玄德曰不然昔齊桓

公欲見東郭野人五反而方得一面關公愛讀春秋故事况吾欲見

大賢耶張飛曰哥哥差矣量此村夫何足為大賢今番不須哥哥去

他如不來我只用一條麻繩縛將來將欲以麻繩當于旄之素縶耶

如此請客可發一笑玄德叱曰汝豈不聞周文王謁姜子牙之事乎既引齊相

以自牧正其高于自待也每況愈高可見玄德之卑文王且如此敬賢汝何太無禮今番汝休

去我自與雲長去飛曰既兩位哥哥都去小弟如何落後玄德曰汝

若同往不可失禮不勞帶得一條飛應諾于是三人乘馬引從者往隆中

離草廬半里之外玄德便下馬步行其恭也正遇諸葛均玄德忙施

禮問曰令兄在庄否均曰昨暮方歸將軍今日可與相見言罷飄然

自去玄德訪孔明必帶着兩箇兄弟回去孔明見玄玄德曰今番僥

倖得見先生矣張飛曰此人無禮便引我等到生也不妨何故竟自

去了玄德曰彼各有事豈可相強若使諸葛均一見玄德便連忙回

為卧龍兄弟也三人來到生前叩門童子開門出問玄德曰有勞仙童轉報

劉備專來拜見先生童子曰今日先生雖在家但今在草堂上晝寢

未醒惟其為卧龍故不妨晝寢今有瞌睡漢不能學孔明玄德曰既

如此且休通報分付關張二人只在門首等着玄德徐步而入見先

生仰卧于草堂几席之上玄德拱立階下西廂之行立問階是未見

其人而候之間增是既見半晌先生未醒關張在外立久不見動靜入見玄德猶

然侍立張飛大怒謂雲長曰這先生如何傲慢見我哥哥侍立階下

他竟高卧推睡不起等我去屋後放一把火看他起不起先生一生

最善火攻

益德乃欲以此法施之于雲長再三勸住玄德仍命二人出門外等候望堂上時見先生翻身將起忽又朝裏壁睡着妙在此時還不便醒童子欲報玄德曰且勿驚動又立了一箇時辰孔明纔醒口吟詩曰妙在還

且自吟詩

大夢誰先覺 平生我自知 草堂春睡足 窗外日遲遲

或問先生何所夢乎曰仲尼之夢是夢周公孔明之夢定是夢伊尹

孔明吟罷翻身問童子曰有俗客來否妙在童子不即通報待先生能來此地者其童子曰劉皇叔在此立候多時孔明乃起身曰何不

早報尚容更衣還要一更衣妙遂轉入後堂又半晌又是半方整衣冠出迎

玄德見孔明身長八尺面如冠玉頭戴綸巾身披鶴氅飄飄然有神

仙之槩在玄德眼中玄德下拜曰漢室末胄涿郡愚夫久聞先生大名如雷貫耳昨兩次晉謁不得一見已書賤名于文几未審得入覽

否孔明曰南陽野人疎懶成性屢蒙將軍枉臨不勝愧赧却用玄德

開談孔明回答一述其來請一謝其過訪都是套語是第二人敘禮畢分賓主而坐童子獻茶

茶罷孔明曰昨觀書意足見將軍憂民憂國之心但恨亮年幼才疎

有悞下問玄德曰司馬德操之言徐元直之語豈虛談哉望先生不

棄鄙賤曲賜教誨茶罷之後却用孔明開談玄德回答一自謙才短一稱讚大名其語尚遠是第二段孔明曰

德操元直世之高士亮乃一畊夫耳安敢談天下事二公謬舉矣將

軍奈何舍美玉而求頑石乎玄德曰大丈夫抱經世奇才豈可空老

于林泉之下願先生以天下蒼生為念開備愚魯而賜教第三段是推辭玄德再三孔明笑曰願聞將軍之志玄德屏人促席而告曰漢

室傾頹奸臣竊命備不量力欲伸大義于天下而智術淺短迄無所

就唯先生開其愚而拯其厄實為萬幸第四段是孔明問志孔明曰

非唯天時抑亦人謀也今操已擁百萬之衆挾天子以令諸侯此誠不可與爭鋒先說曹操孫權據有江東已歷三世國險而民附此可用為援而不可圖也次說孫權荆州比據漢沔利盡南海東連吳會西通巴蜀此用武之地非其主不能守是殆天所以資將軍將軍豈有意乎此言荆州可取益州險塞沃野千里天府之國高祖因之以成帝業今劉璋闇弱民殷國富而不知存恤智能之士思得明君此言益州可取將軍既帝室之胃信義著于四海總攬英雄思賢如渴若跨有荆益保其巖阻西和諸戎南撫彝越外結孫權內修政理孫權不可待天下有變則命一上將將荆州之兵以向宛洛將軍身率益州之衆以出秦川百姓有不簞食壺漿以迎將軍者乎曹操雖不可取誠如是則大業可成漢室可興矣此亮所以為將軍謀者也唯將軍圖之未下先將一盤局勢算得停停言罷命童子取出畫一軸挂于中堂指謂當時

玄德曰此西川五十四州之圖也正不知先生幾時覓下此一軸畫

將軍欲成霸業北讓曹操占天時南讓孫權占地利將軍可占人和天時地利人和

後可圖中原也既曰成鼎足又曰圖中原蓋成鼎足是順天玄德聞

言避席拱手謝曰先生之言頓開茅塞使備如撥雲霧而覩青天但

荆州劉表益州劉璋皆漢室宗親備安忍奪之此孔明賜教之後而

孔明曰亮夜觀天象劉表不久人世劉璋非立業之主久後必歸將

軍玄德聞言頓首拜謝此孔明重言以夾而只道一席話乃孔明未

出茅廬已知三分天下真萬古之人不及也後人有詩讚曰

豫州當日嘆孤窮 何幸南陽有卧龍

欲識他年分鼎處 先生笑指畫圖中

玄德拜請孔明曰備雖名微德薄願先生不棄鄙淺出山相助備當

拱聽明誨孔明曰亮久樂畊鋤懶于應世不能奉命此孔明于大策之後忽然不肯  
作一折玄德泣曰先生不出如蒼生何言畢淚沾袍袖衣襟盡濕前水鏡生上流盡濕今在困龍生上衣服亦盡濕前之濕是水今則  
濕是淚前過難而不淚今為求賢而反淚者前不為一身而淚今則  
為蒼生孔明見其意甚誠乃曰將軍既不相棄願效犬馬之勞此孔明  
而淚也玄德大喜遂命關張入拜獻金帛禮物孔明固辭不  
諾又作一收玄德大喜遂命關張入拜獻金帛禮物孔明固辭不  
受聘又作一折玄德曰此非聘大賢之禮但表劉備寸心耳孔明方  
受此因玄德又怨而孔于是玄德等在庄中共宿一宵前宿水鏡左  
鳳雛一夜睡不着今此夜次日諸葛均回孔明囑付曰吾受劉皇叔  
與前不向定無睡者矣  
三顧之恩不容不出汝可躬謁于此勿得荒蕪田畝待吾功成之日  
即當歸隱方出山便思退步是後人有詩歎曰  
身未升騰思退步 功成應憶去時言  
只因先主丁寧後 星落秋風五丈原

又有古風一篇曰

高皇手捉三尺雪芒碭白蛇夜流血平秦滅楚入咸陽二百年前  
幾斷絕大哉光武興洛陽傳至桓靈又崩裂獻帝遷都幸許昌紛  
紛四海生豪傑曹操專權得大時江東孫氏開鴻業孤窮玄德走  
天下獨居新野愁民危南陽臥龍有大志腹內雄兵分正奇只因  
徐庶臨行語茅廬三顧心相知先生爾時年三九亮出山時年收  
拾琴書離隴畝先取荆州後取川大展經綸補天手縱橫舌上鼓  
風雷談笑胸中換星斗龍驤虎視安乾坤萬古千秋名不朽  
玄德等三人別子諸葛均與孔明同歸新野玄德待孔明如師食則  
同桌寢則同榻終日共論天下之事孔明曰曹操于冀州作玄武池  
以練水軍必有侵江南之意可密令人過江探聽虛實玄德從之使  
人往江東探聽下文將敘東吳事却說孫權自孫策死後據住江東

承父兄基業廣納賢士開賓館于吳會命顧雍張紘延接四方賓客  
方寫立德末賢又連年以來你相薦時有會稽關澤字德潤彭城  
接寫孫權好士嚴峻字曼才沛縣薛綜字敬文汝南程秉字德樞吳郡朱桓字休穆  
陸績字公紀吳人張溫字惠恕張溫有二前輩卓所殺之張溫乃會  
稽凌統字公續烏程吳粲字孔休此數人皆至江東孫權敬禮甚厚  
又得良將數人乃汝陽呂蒙字子明吳郡陸遜字伯言瑯琊徐盛字  
文嚮東郡潘璋字文珪廬江丁奉字承淵文武諸人共相輔佐由此  
江東稱得人之盛方寫立德得一賢接寫孫權得多士程普黃蓋  
慈等則孫策所得若魯肅諸葛瑾顧雍則孫權初立時所得今關建  
澤呂蒙等數人又獨後至前分敘此總敘或詳或畧筆法各妙建  
安七年曹操破袁紹遣使往江東命孫權遣子入朝隨駕袁術欲使  
曹操欲使孫權權猶豫未決吳太夫人命周瑜張昭等面議張昭曰  
質子一樣意思操欲今我遣子入朝是索制諸侯之法也然若不令去恐其興兵下

江東勢必危矣既知遣質之為牽制而又憂不周瑜曰將軍承父兄  
餘資兼六郡之眾兵精糧足將士用命有何逼迫而欲送質於人質  
一入不得不與曹氏連和彼有命召不得不往如此則見制於人也  
不如勿遣徐觀其變別以良策禦之孔明為立德畫策只數語決疑  
吳夫人曰公瑾之言是也權遂從其言謝使者不遣子自此曹操  
有下江南之意但正值北方未寧無暇南征輕按下曹操建安八年  
十一月孫權引兵伐黃祖戰於大江之中祖軍敗績權部將凌操輕  
舟當先殺八夏口被黃祖部將甘寧一箭射死凌統時年方  
十五歲奮力往奪父屍而歸前孫策求父屍今凌權見風色不利收  
軍還東吳却說孫權弟孫翊為丹陽太守翊性剛好酒醉後嘗鞭撻  
士卒前則有宋憲魏續之叛呂布後則丹陽督將矯覽郡丞戴員二  
人常有殺翊之心乃與翊從人邊洪結為心腹共謀殺翊時諸將縣

令皆集丹陽翊設宴相待翊妻徐氏美而慧極善卜易則有先生起課  
夫人起課是日卜一卦其象大凶勸翊勿出會客翊不從  
是所僅見夫人言却是蠢處不信卜只遂與眾大會至晚席散邊洪帶  
不聽處不信慧夫人卜却是俗處刀跟出門外即抽刀砍死孫翊  
是葬處不信慧夫人卜却是俗處嬌覽戴員乃歸洪斬之於市  
文司馬昭之歸罪二人乘勢擄翊家資侍妾嬌覽見徐氏美貌乃謂  
成濟並復相同之日吾為汝夫報仇汝當從我不從則死徐氏曰夫死未幾不忍便  
相從可待至晦日設祭除服然後成親未遲既不從又不極覽從之徐  
氏乃密召孫翊心腹舊將孫高傳嬰二人入府泣告曰對孫高二人  
則泣權先夫在日常言二公忠義今嬌戴二賊謀殺我夫只歸罪邊  
變之極洪將我家資童婢盡皆分去嬌覽又欲強占妾身妾已許許之以安  
其心二將軍可差人星夜報知吳侯一面設密計以圖二賊雪此仇  
辱生死啣恩言畢再拜孫高傳嬰皆泣曰我等平日感符君恩遇今

日所以不即死難者正欲為復仇計耳此二語即夫人所命敢不効  
力於是密遣心腹使者往報孫權至晦日徐氏召孫傳二人伏於密  
室幃幙之中今之婦人有丈夫新死而學徐氏之藏人于幃幙然後  
設祭於堂上祭畢即除去孝服沐浴薰香濃粧艷裹言笑自若今之  
有丈夫新死而學徐氏之濃妝艷裹言笑自若者矣我不知其有何  
仇之欲報而為此權詳也○古之寡婦濃妝艷裹言笑自若若披假披  
府戴孝梅面長號是假古今之不相及相舟之詩黃鵠之承其不可復作  
孝掩面長號是假古今之不相及相舟之詩黃鵠之承其不可復作  
乎嬌覽聞之甚喜至夜徐氏遣婢妾請覽入府權變之極設席堂中  
飲酒飲既醉徐氏乃邀覽入密室覽喜乘醉而入徐氏大呼曰孫傳  
二將軍何在二人即從幃幙中持刀躍出嬌覽措手不及被傳嬰一  
刀砍倒在地孫高再復一刀登時殺死不殺之於席間而殺之於密  
地精細徐氏復傳請戴員赴宴何等員入府來至堂中亦被孫傳二  
將所殺也一殺之于密室一殺之于一面使人誅戮二將家小及其

餘黨快是楊徐氏遂重穿孝服周書曰王釋冕反喪將媽覽戴員首級  
祭於孫翊靈前此方是真不一日孫權自領軍馬至丹陽見徐氏已  
殺媽戴二賊比及孫權兵到女將早已殺賊矣其下易則知是女先  
也乃封孫高傳嬰為牙門將令守丹陽取徐氏歸家養老江東人無  
不稱徐氏之德後人有詩讚曰

才節雙全世所無 姦回一旦受摧鋤

庸臣從賊忠臣死 不及東吳女丈夫

且說東吳各處山賊盡皆平復大江之中有戰船七千餘隻孫權拜  
周瑜為大都督總統江東水陸軍馬為後赤壁建安十二年冬十月  
權母吳太夫人病危召周瑜張昭二人至謂曰我本吳人幼亡父母  
與弟吳景徙居越中後據於孫氏生四子長子策生時吾夢日入懷  
後生次子權又夢日入懷日勝於引為後孫權稱帝代線○劉禪之

夢日補敘于其母臨終卜者云夢日月入懷者其子大貴不幸策早  
喪今將江東基業付權望公等同心助之吾死不朽矣又囑權曰汝  
事子布公瑾以師傅之禮不可怠慢吾妹與我共嫁汝父則亦汝之  
母也吾死之後事吾妹如事我汝妹亦當恩養擇佳婿以嫁之為後  
入贅伏線看也先囑其臣後囑其子及其囑子之言又先囑其以  
師傳之禮待臣而後及其妹與女蓋先公而後私先尊賢而後親親  
也向東吳奇言訟遂終孫權哀哭具喪葬之禮自不必說至來年春  
孫權商議欲伐黃祖張昭曰居喪未及期年不可動兵周瑜曰報仇  
雪恨何待期年伐人之喪不可喪中伐人亦不可然以報父仇則無  
首張昭之見往權猶豫未定適北平都尉呂蒙入見告權曰某把龍  
湫水口忽有黃祖部將甘寧來降某細詢之寧字與霸巴郡臨江人  
也頗通書史有氣力好遊俠嘗招合亡命縱橫於江湖之中腰懸銅  
鈴人聽鈴聲盡皆避之响馬賊有响箭响船賊亦有响鈴又嘗以西



川錦作帆幔時人皆稱為錦帆賊以錦帆為名其賊甚趣不後悔  
前非改行從善引眾投劉表見表不能成事即欲來投東吳却被黃  
祖留住夏口前東吳破祖時祖得甘寧之力救回夏口乃待寧甚  
薄都督蘇飛屢薦寧於祖祖曰寧乃劫江之賊豈可重用周倉起於  
公用為親隨甘寧起於劫江而黃祖不肯用為寧因此懷恨黃祖於  
心腹君子用人最是通融小人用人偏極拘執蘇飛知其意乃置酒邀寧到家謂之曰吾薦公數次奈主公不能  
用日月逾邁人生幾何宜自遠圖吾當保公為鄂縣長自作去就之  
計蘇飛之薦甘寧於黃祖也非為黃祖也若為黃祖則當告  
則忠矣為主寧因此得過夏口欲投江東恐江東恨其救黃祖殺  
謀則不忠操之事某具言主公求賢若渴不記舊恨况各為其主又何恨焉寧  
欣然引眾渡江來見主公乞釣肯定奪甘寧一投來歷不向黃祖一  
最是孫權大喜曰吾得興霸破黃祖必矣遂命呂蒙引甘寧入見奈

拜已畢權曰興霸來此大獲我心豈有記恨之理黃祖不錄甘寧之  
之怨彼此請無懷疑願教我以破黃祖之策寧曰今漢祚日危曹操  
終必篡竊南荆之地操所必爭也劉表無遠慮其子又愚劣不能承  
業傳基明公宜蚤圖之若遲則操先圖之矣孔明勸玄德取荆州甘  
宜先取黃祖祖今年老昏邁務於貨利侵求吏民人心皆怨戰具不  
修軍無法律明公若往攻之其勢必破既破祖軍鼓行而西據楚關  
而圖巴蜀霸業可定也孔明勸玄德取巴蜀甘寧亦勸孫權取巴  
權曰此金玉之論也遂命周瑜為大都督總水陸軍兵呂蒙為前部  
先鋒董襲與甘寧為副將權自領大軍十萬征討黃祖細作探知報  
至江夏黃祖急聚眾商議令蘇飛為大將陳就鄧龍為先鋒盡起江  
夏之兵迎敵陳就鄧龍各引一隊艨艟截住沔口艨艟上各設強弓  
硬弩千餘張將大索繫定艨艟於水面上後文曹操之船用連環不  
處黃祖之船用大索繫環不

可斷索則

東吳兵至艨艟上鼓響弓弩齊發兵不敢進約退

面甘寧詔董襲曰事已至此不得不進乃選小船百餘隻每船用精

軍五十人二十人撐船三十人各披衣甲手執鋼刀不避矢石直至

艨艟傍邊砍斷大索艨艟遂橫本是買索勾陳却遇了大慈自虎本

笑甘寧飛上艨艟將鄧龍砍死陳就棄船而走呂蒙見了跳下小船

自舉檣棹直入船隊放火燒船陳就急待上岸呂蒙捨命趕到跟前

當胸一刀砍翻以上寫水比及蘇飛引軍於岸上接應時東吳諸將

一齊上岸勢不可當祖軍大敗蘇飛落荒而走正遇東吳大將潘璋

兩馬相交戰不數合被璋生擒過去逕至船中來見孫權以上寫陸

權命左右以檻車囚之待活捉黃祖一并誅戮催動三軍不分晝夜

攻打夏口正是只因不用錦帆賊致令衝開大索船

不知黃祖勝負如何且看下文分解

